東選品節 辰

頌贊奏議文

東選品節

頌

聖皇朝享大廟頌○李奎報

於穆聖皇允文允虎荷天眷命受內禪于寧考從明焰臨如日之照億兆蒼生歌詠抃舞咸曰我聖皇之代何物不得所我耕我田有黍有稌有繭斯繰有麻斯溫寒焉是衣飢焉是哺我與爺孃及我童孺伏臘作酺宰豚烹殺何以樂之侇年是鼓帝謂元臣自朕即祚凡今三年猶未謁宗廟之主爾速董事克辦乃奏爰督有司講擇典故靈甚涓日始駕玉輅八鑾和鳴六駿離驟抵止清廟齋寢秘宇黎明薦享六瑚八簋嘉玉量幣罔不畢具粃粢升階縄縄雲步百辟卿

士覓玉僂〻昭穆布位右孫左祖登歌始作吹擊搏拊万舞
堂下執翿執羽祖考醉止介以繁祜具祜維何嗣孫萬壽已
事而後禮無違矩駕還大内頌聲載路廻御端门德音是布
挺解囹圄蠲除户賦無重無輕洗雪廢錮民感曰我聖皇是
民之父母孝祀祖宗惟百福是受萬及生民德洋恩普臣聞
諸师又考于古王者受命鳳麟何補惟得民懽瑞莫与偶臣以
拾遺聖駕是扈作爲雅詞庶補樂府。受命之頌 ○李穡 惟我小東世
慕華風五季迄元帝眷益隆先王承之艱哉厥時〻惟北徙
我廻南馳於赫大明察我之誠久乃交孚襲爵易名辭嚴義
深流出帝心卓冠前後不寧耀今帝訓炳然瞻之在前無放逸

豫不畏于天畏天之威述職無違勤政安民惟時惟幾帝則嘆
嘉乃不遐遺上下無間永文我家或悖于茲天難諶斯凡百在位
顧諟頌辭。集賢殿藏書閣頌。李季甸。臣竊觀兩漢唐宋英明之主留
心聖學皆於禁中營建圖書之府兩漢之石渠白虎唐宋之弘文崇
文是已今我 主上殿下崇儒重道即位之初置集賢殿精選文臣以充其官多收經史
以備講論日用經筵商確古今研窮六經之文備觀百代之跡顧惟藏書之室甚狹雲堆
累積艱於考閱歲在己酉命新建集賢殿于宮城西門之内又營藏書閣五楹於其北增
崇其基峥嵘壯麗如跂斯翼隨壁作架插以諸書分門類聚表以牙籤披閱之便易
於反掌恭惟欽崇經典右文興
化之意嗚呼至哉臣謹獻頌曰
道理之大亘古不易在昔帝王躬行心得為君
為師政教煥赫治隆俗美為萬世則漢唐以來斯道湮沒間有竊名
未見其實天眷東 聖明御極睿智之資留神聖學置殿集賢
蒐輯群籍日用經筵講論道德源潔流清表端影直教化大行
聖澤洋溢帝王之道千載久絶我王誕興一朝而續猗歟休哉東方之

福王命建茲藏書之閣松茂竹苞翬飛鳥革四部之書分在異壁
手抑目覩辨若白黑於皇聖上文教之澤垂裕無窮萬世以懌愚
臣幸忝群賢之側作為歌頌傳示無極

贊

梵日國師影贊○朴仁範 最上之法杳杳冥冥皓月之白長江之清彼旣有相我乃
無形無形之形可丹青○無景智國師影贊 重席萬卷被甲六時嘿然無謂
寂爾無為大經發露一塵內巨海攝入一波中龍飛虎去山澤空
風雲餘氣窮未窮○太尉公騎牛圖贊○李仁老 子房封留與赤松遊闔朱相越
泛五湖舟心絶於機可押海客之鷗迹混於俗宜駕老君之牛則
其冒雷霆於文石不變其色爽陰陽於金鉉咸被其澤者此特

德之毫末也世豈識之哉一展生綃凜然冰雪。達磨大士像贊。李奎報 面壁少林
欲傳心耳心已傳於震朝將身與形而西矣當其見在可傳者心耳
無用者身身已去矣何必寫真寫真求心若尋蛇蛻而索珠曰身與
真孰有孰無身是夢中物真為夢中夢混混溟溟皆歸于無耳唯
心耳與月長共。丁而安寫余真自贊 鬚廣而髭唇厚且頹此何人者似若春卿
果是春卿影耶形耶形尚虛妄惟夢之似何況是影夢中夢爾五
亿升沉區區一身入幅素中儼然似人寫心雖微難露子眞凡我子孫
毋笑余醜但傳其心無忝祖考。布袋和尚贊 腹大而膨所蓄維何交睫而
坐思耶想耶囊盈而重所貯何多方將囊括十方森森蚩蚩以所
蓄所貯施之度之念方至此閉目想思者乎。樊無贊 沃若棠華成角

之身能生白纊其燠如春折膠之寒不能凍人嗟爾之功神之又神○

賛 蜜蜂 採花作蜜惟飴之似与油作對其用不匱人不廉取擢倒乃

已汝若不死人欲奚既○竹字本亦安插与蚕竹 四軒名作賛○露竹 介然孤竹生亦艱渋天其

憐之露以濡渥冝體天意逢雪勿怯○凮竹 所貴於汝節直而已

低昂不持迎凮所使斯亦本空孰披拂是○老竹 寧老而摧節則安

改如玉之折其貞尚在葉大不隕猶呂清籟○新竹 擘地而生方苞

錦皮谁摧其頸挺然其猗于天亦可高則易危○竹軒金皎其真 賛○李衛賢 湛乎

其臞竦乎其眉高顴瘦面頳唇雪鬢斯以狀貌求竹軒也國耳忘

私信而不欺耿介愷悌一乎壯衰斯以志節論竹軒也冝得喪禍

彭殤神遊八極之外徜徉無何之鄉斯其為竹軒也有何以髣髴於

丹青形容於文章者耶。安謙齋真贊。安文成公爲世儒宗余未弱冠一拜於庭遂蒙顧遇因識其孫謙齋後十年吾先君東菴公掌試春闈謙齋射策登科由是子二人者交遊最久至正庚子謙齋歿明年秋覩遺像悵然書其側儉而不固和而不流確乎守度儼

乎揚休稱其爲文成之孫兮克勤於行克簡於辭醞藉其文平淡

其詩宜其遊東菴之門兮位躋二府不爲不偶年俯七旬不爲不壽

惟其任用未究於鈞衡功德未洽於生靈士論猶有所憾焉一丘一壑

之放曠足以過庾亮一觴一詠之清真何曾比季倫是則我輩想平生

而難忘覩遺像而益感者也。益齋真自贊獨學而迺聞道宜晩不幸由

己何不自反何德于民四爲國相幸而致之秖速衆謗不揚之貌又何

寫爲告爾後嗣一覩三思誡其不幸早夜以勉毋苟其幸庶幾知

免。故相安竹屋像贊并其子益之作。崔瀣衣冠整肅狀貌端嚴律身寧儉而毋華臨

事有勤而不迫進處論思之地足以福三韓退休空寂之鄉亦自高
一世黃豫章雖塵有髮謝康樂成佛在家人言風度肖先公我
道典型觀後嗣。金去玄貞贊。李橚 美質足以追祖風雅量足以鎮浮俗高懷
謝傅之東山遠映陳侯之冠玉或一飲千鍾而不爲困或危坐竟日而靡
有爭蓋醴泉朱草慶雲景星固世之罕有亦可以爲人瑞而表太平者
耶。義谷清卿四字贊。西原李氏大族也世有令名慶流秀毓至于義谷遇知玄陵進秩二品其名曰存其字清卿也玄陵聽政之暇親行札翰若曰臣邦直予甚嘉之世昊
家旌別褒異予敢後焉於是大書義谷清卿四字以予之公之子三司左尹承度以公之言求贊臣橚伏覩玄陵筆法之妙高出近世使百世之下奉奎畫覩耿光宛如一日則承度之
子孫如對乃祖於卷中豈不念益光大我臣橚謹拜手爲之贊 直哉唯清惟義之明如臨于谷君子之貞允
矣君子世臣之倚克繩乃祖疇匹其美玄陵之心如壁如金形于
翰墨晃耀來今匪私李氏實激于世矧其子孫宜體上意。三判

司事崔公畫像贊洪武十二年月日傳旨若曰判三司事崔瑩事我考竭力奮義扞我外侮克至于今日休予甚嘉之今其屢下畫鴻山破陣之狀將垂示無窮汝稿其贊之判三司事臣尚書令臣自庚寅以來禦寇海隅敵愾河南迎難興王距僭北鄙大小戰八十七次年過六十氣益不衰此天錫勇智何以至此當艱難多故之日立雄偉不常之功往往横槊賦詩氣蓋一世又以先考視黃金如土塊之訓銘之于心故其清白之操老而益堅三司公文武忠孝可謂兼之矣且首府光寵如此其至也將欲休烈其詞

有烈威聲

惟剛惟明海盜震怖國之干城士豪屏縮民之司平受封同府惟仕之腴惟公之心心于乃父惟冰之清惟蘗之苦哉哉鴻山鼓勇陣間英姿颯爽氣振區寰畫形惟肖以資瞻觀惟古有語德輶鮮举举之惟公非公誰與庶幾康強在我王所

息牧叟贊息牧不知所出中庵云牛人畜也牧之則遂其天不牧則斃焉耳故曰今有人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歟吾師年所出現於世視衆生猶牛焉衆生為無明所主奔馳六道猶風馬牛也衆生之情識有高下地位有淺深於是取牛之色以區別焉惡一也善一也故牛也有純黑焉有純白焉或偏於善或偏於惡故牛也有半白半黑焉衆生之品有四而吾師以十力救之牛雖無知不得不從於牧者衆生雖無知不得不從於吾師以是觀之吾師牧者也衆生牛也此畫之所以明諭夫五濁而吾之所以自號子章爲我作贊焉余曰余未之前聞也然其理

明甚歷甚近中國聖人繼天立極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教人以中和之德救其氣質之偏
者粲然如日星而猶世衰風移敵華邪麗驕淫矜誇是何也聖人不繼作故也年尼
之出亦罕矣牛之不列於牧也何足責焉中菴日本人也號
息牧則絕學無為閒道人矣余甚慕焉敬焉廼作贊曰 彼何人斯蓑笠子牧麾
之以肱牛耳濈濈既馴以升豊草平麓太平風月童子短笛 贈侍中鄭
公畫像贊 守門下侍中廣平府院君李公在壬寅歲嘗與諸將克復京城其摠兵官
則贊成事商議鷹揚軍上護軍鄭也雲也三元帥忌摠兵功在己上嗾麾下士突出害之
三元帥雖伏辜然世之悲悼鄭公至今不置廣平公以爲鄭公之名可傳而不朽矣然其容
儀也後世無得而知之豈不悲哉又曰畫形法烟古制也今又不行莫如寫其真時節致祭
之爲便也既成請韓山李穡爲之贊穡與廣平公俱以承宣事玄陵故知鄭公非常人
也辛丑之南徙于福也君臣北顧之思復何言哉鄭公慨然請行旬日間宗社復安豈
偶然哉在昔顯廟時姜侍中郎贊庚戌請南幸戊午禦敵北鄙其功烈卓然矣
顯廟至錦城玄陵至福州嗚呼可忍言哉鄭公與於洪寇南幸又能摠諸軍掃群醜
獨立大功足以儷美於姜公矣然姜公凱旋顯廟親迓于郊賜詩以褒之則鄭公之不
幸也玄陵之痛傷也天君故焉嗚呼悲夫後之視鄭公之真知真之作於廣平也思起敬
於千載之下曰鄭公信有功矣然非李廣平何由而觀 於維鄭公樸外確中玄陵
鄭公之容儀乎則廣平好善之實益著矣乃贊曰
功臣發于丙申賊編中國侵我邦域我避其鋒公乃出敵亦既殲之

而下害而害而俱亡嗚呼不思姜公遠矣公則儀美匪我廣
平孰高孰志松山蒼蒼壯我明堂鄭公之風播于無窮　贊　上札
成均司藝臣濤語稿曰濤之不肖予所知也才不足以任役使學不足以備顧問乃荷上
眷超擢華近誠懼萬死無以爲報今又書廷輪墨之餘大書姓名字號八字以賜拜受
以還日夜悚惕夫何異恩至於此極也謹以裝潢將求士大夫歌頌盛德使不肖之名因以傳諸
永久子孟先之且濤吾字長源吾亡字蘿菖山人吾又子之意也願子之終惠焉臣檣伏覩上札
特賜群臣或名或字或號未有書名若字若號如此其全備者也金君之驚喜過望不亡
宜哉敢述前日命名之義乃所以見遇之故以爲歌頌盛德之本云爾以臣隣孰不勸勉以副
主上屬賢之盛心　時維清謐王心載寧思勸臣能錫之寵靈挺霜鋪
敎謹拜手述贊曰
白華露滋清筆鋒旋搏玉振金鳴昭回奎壁鬼泣幽冥妙臻其
極語莫能形維上之德如風之行臣服所觸罔不有聲欽或昧息翕
歘之獰惟爾在位我言是聽　惕存　屬贊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戰兢自持
愼終如始對越上帝肅焉嚴只爲賢爲聖之功止乎此而已矣　成贊

事貞烈公趙璉畫像贊。李詹 勲閥之胄社稷之臣量弘江海氣燠陽春片言之發
人服其信寬政之尚民懷其仁此所以能坐鎮邦國而儀表於廟
紳者也遺像凜然丹青入神我作贊辭永示後人。贈門下侍中趙公德裕贊 嶷
然操履之端卓爾立心之高式祖訓而承帝之寵受虎符而幹父
之勞嗚呼民方有望乃何天靳其壽是既位不稱其德宜其克昌
厥後。御筆鯉魚畫贊 赤鱓之後寔繁厥類洋洋焉相忘於江湖潑潑然上
下于天地妙玄機於宸翰忽川泳兮玉案錦鱗慶雲珠目景星
或躍淵而在渚喁二曜於淸泠迺睠近臣錫之寵靈吾知天縱聖
學之餘偶之墨戲而可得比隆於河洛圖書也。權侍中影贊 不詭俗而循
禮法不行怪而履平常惟其規矩在己是以智圓義方智周乎物

而不競我制以事而得宜顯允元老邦家之基苟可以托物而擬倫浩乎萬頃波溫乎一團春丹青入神箇是真身○畫像自贊這老漢爾無學術托跡斯文幸也爾無德業致位相君幸也爾無善慶繼緒子孫幸也嗚呼爾之幸也國家之不幸也○趙改之浚真贊其望之也巖然嶽峙澄然淵渟其即之也溫然玉潤藹然春陽執其狀之炳煌丹青切高閒國位冠端揆其事君也堅確之節夷險不貳其愛民也生育之心霈然厥施去惡如病嗜善如飢自處而正人不忍欺我贊非佞多士是儀○草廬子贊○李崇仁○草廬子鷄林之士族也少孤力學中進士科學日益進歲辛亥牧隱先生知貢舉袁然與於鄉及會試擢高第入藝文春秋為屬官同僚服其才不十年敭歷華要草廬為人慷慨不群善吟詩樂與士君子遊其最厚者京山李陶隱也壬寅秋草廬撰陶隱周覽半月成想像新羅氏之所以歷一千年之久相與賦詩而吊之佛國寺之東峯望扶桑游感應寺窺龍穴登利見臺舟至大

王盃山東海之奇觀也艸屋當曰吾世儒素所居欲以庇吾一身耳且何修屋為哉構草屋以居人亦高其志而榜之曰艸屋子草屋哉金君震陽字子静贊曰

陶唐氏大禹氏天下之大聖也一則茅茨不剪一則卑宮室所以昭其儉也雖学者猶知欽慕焉草屋其聞陶唐大禹之遺風而興起者歟不然將与隆中之龍頡頏於千載之下者歟彼堂高數仞朱甍千楹以自誇耀而鬼已瞰其室者獨何人哉獨何人哉。卿偕六菴寫金陋真因作贊

狀貌卑柔婦人之儔章句雕刻童子之學若擬諸達可之卓越子虛之縝密天民之精敏仲臨之俊逸可遠之溫雅宗之之諧博所謂碔砆之与美玉也雖然托跡於東國嘉遯於中原或擯庫海之濱而無所加戚或遊岩廊之上而無所加欣惟其惕然而自修庶幾不欺於心君乎。吉注書再遇像贊。權遇

人固有道挺生者希惟我吉公其殆庶

紱廷組之榮斧鉞之威視如浮雲高蹈而歸桑梓十畝茅屋業康
圖畫一室冕冠袞衣噫周德之如天兮不同西山之采薇暨漢祚之
中興兮亦放羊裘於釣磯雖迄今千餘載兮信此心此理之無遠○（三峯先生）
（眞贊○權近○容貌）溫厚之色嚴重之容睟盎之如仰高山即之如坐春風觀其睟面
而盎背者可以知和順之積中也○（氣象）光焰萬丈氣吐長虹方其窮而
其志不挫及其達而其德益崇是其胸次浩然而自得者必有因其
集義以充之者也○（材器）好善之篤處事之通寬弘若河海之廣信果若
蓍龜之公則其局量規模之大又非迂僻固滯者之所可得而同也○（學問）
（事業文章）若夫性理之學經濟之切闡異端明吾道之正仗大義以佐興運
之隆文垂不朽化洽無窮眞社稷之重臣而後學之所宗也○（慶叔宅李眞贊）

三峯夫人崔氏 事君子順而義教兒孫慈而厲侍親族惠而周撫婢僕嚴
而恕是雖出於天質之美其亦有得於以德而相與者乎。韓公嘗贊畫像贊。
政堂韓公在我國初入奏天子請更國號得朝鮮之美稱也今觀畫像故作贊曰 惟玉之潔 惟竹之節質稟于天德進
于学綵髮黃扉丹心紫闥惠及斯民功在於國英敏之聲卓偉之
立烈當与朝鮮之美號同垂於罔極也。牧隱先生畫像贊 挺天資之粹美窮
聖学之精微胸襟洒落瑩徹光輝踐履極於篤實文章妙於發
揮匯點之狂而有詠歸之興猶惠之和而無不恭之譏学者仰之如
山斗國家倚之如蓍龜屑大拜而不變其色履大難而不怵於威赤
心循諒素節不移真公所以自道之辭也若夫江漢滔滔雲烟霏霏追逐
歐韓並駕齊馳後之觀者知吾言之不欺也。伯兄右使公畫像贊 色之莊知其氣

之剛儀之愨知其心之正睦於親是其仁也信於友是其厚也識之明處事之精材之長治民之良為將為相孚民之望是皆得於生質之美非有待於學而至也余雖與之同氣而一體賢者是兄而愚者弟也○崔文憲冲真贊身為柱石邦家之績家為學宮名教之功文憲之德緒紳之則後學是宗永仰高風○○書釋迦贊妻碩德金輪之亂反同惶鯀麻衣艸屣蓬首悴顏既能未貽竟濟時艱何須自苦危坐空山哉○十六駿圖贊○天順七年春 上在龍潛時所御名馬十有二宗臣某若曰自古化家之主率皆屬橐鞬把矢石征戰四方以樹奇功而與人一心奔走効力者莫如馬若項之騅劉之的盧則無足多者獨唐宗之六駿及我 太祖之八駿廼其曠百代而表表者也予亦夙業弓馬雖無征戰憶在 世宗盛時每春秋從駕馳射角勝予常先登賈勇衆莫之肩三軍喧咽歎服不暇以供 天顏之怡者非一予之致難致之奇者亦以其取難取之驥而甬耳若乃掛釜之騮狀莫甚焉靖難之驃奇乎儀矣況又弓馬之藝實今日締構之所自則當時服勞之駿其功詎可忘耶倣唐家故事畫以傳之以備詒燕之資畜其志之臣竊觀歷代帝王之濟艱難創基業也莫不有英雄豪傑之士乘風雲之會為之腹心以展其才亦莫不有權奇俊逸之驥藉雷霆之奮為之羽翼以效其能茲皆大命有

屬奇材有待其生也有所賦其遇也有所為殆自天授非人力然則神物之生也遇也豈与
人殊哉想其風蹄電眼歷塊過都之左之右應求如飛或馳或驟解意若神險可冒危
可避檀溪不足脫也黑水不足渡也百齡之命於是乎託焉萬祀之烈以之而建焉評其才
力之雄策則騁驁之勛則固當在爪牙之士之伍矣寧可少之哉 聖上既第勳臣寫之麒
麟又念雋畜托之丹青使其跡著無疆名垂不朽駕馭之義
帷蓋之仁至於如此在物猶然況於人乎敢繫之以贊曰 ○驥蓋世
聖乃應運物固效
靈一怒斯作天地清寧○驊流霞 飛霞在流汗血尚新于葦于釜命
中孔神○驪桃花 輕雲點漢飛花散風鏑不虛鳴一策衡汧○虬玉英 英〻
凌雲矯〻孚空日行千里時來一龍○鵠凌空 天駟之精雲鵠其姿王方
遠鹿衆服厥奇○騧逐風 天与之逸風亦可逐笞沒寶莊名高于嶽○螭籋雲
狀侔青螭足籋碧雲維龍之媒矯迅不群○豹騰霧 玄霧依霏赤豹
騰陵山岩麗龜驍雄莫稱○鴻軼鸞 紫鸞凌風赭珠噴空朝燕暮越
影軼鸞鴻○龍翼飛 雋絕飛黃奇超 白泉河之孫神龍是翼○麟冀房

神維月毓秀自星鍾振髯天衢冀北群空霜輝照夜虹
彩燭宵翰如飛如所向無遼

假山贊 夫希畫登山者必欲其高大觀水者必欲其深廣蓋欲極壯觀於宇內逞吾神於物表者也然而區域所分足力所窮雖欲騁章亥之健步馳御寇之神馭有不能充吾壯志之所極欲其不出户庭而領會山林江海之趣蓋亦難矣唯繪畫一事庶幾髣髴形似而未有真形屹峙流動之意也然因小以例大即假以想真哉吾友昌寧成重卿氏於堂後隙地累石為山高僅一丈置之於尾其後貯以清泉穴之於尾腹通山腰細流淙淙然為亂瀑流為平池植諸松竹花卉蔥鬱成林昕夕望之群峯崔巍拱揖中衛衆壑崢嶸匹為洞府側峯橫嶺曲曲異狀如三山五岳萃為一塊水之激也然浪溢風噴沫跳珠如河激龍門震蕩山谷及為安流澄深淵廣如洞庭彭蠡吞吐日月隨吾所想而各露真形真絕奇也重卿氏固生好奇沉壯觀嘗遊松都登五冠陟天磨又嘗東登楓岳毗盧頂上俯瞰滄海如視盃重卿氏今抱清羸不能樹此而益酣卧遊之興矣菁川姜景醇一見而服其精遂作贊曰

拳石之多累為恒岱勺水之多瀦
為江海撐天漫地汪洋崇嵬高不可陵深不可測愚公移之竭其神
力精衛嘀石竟誰填塞誰能轉徙納我門闥情雅成公默存為德
闕用山河巨靈為則縮大為小神仙是式有水其洋有山其巔藪紋

慈悯浮為黛色灘瀨淙潺揚而復抑烟朝月夕氣象千億馳我神
遊橫際八極釋云須彌納于芥子莊言澤中山可藏只神實無窮
孰究其理我思成公實同所以縮地脉幻成山水峩洋在眼咫
尺萬里九仞一簣竟不吝止不騫不崩百壽介祉 御札贊 金宗直
世盛稱魏文貞之能諫全以為魏公焉能諫乃太宗能聽諫也太宗為不能聽諫則魏公亦不過隱默
官京師耳不然則嶺海之外乃其死所豈能周旋夙夜遇事輒言或抗疏或廷爭
至於死而後已耶使魏公享能諫之名於後世者實太宗有以成之也吾友弘文館直
提學金君訢夙慕魏公者也以其父工曹正郎臣友臣所藏外祖成公槪所書魏公十思疏
一軸進之于 上其箚子有額揭此疏置諸左右常若見徵之面聞徵之言等語 上惕然
嘉奬即賞以御服又親揮翰墨以賜之尋有水曹參議之命宗直陪侯金君而獲
覩御札三復莊誦至爾又勸汝以魏公自許爾又勸予以唐虞同治可謂父愛其子臣愛
其君因俯伏而嘆曰雖太宗韋弦几案之善不能如是之款密爾君臣相與之間誠千載一
時也正郎既為儲邸時 盛君又昵侍經帷仍父子近清光而世家隆眷其欲報效裨益于
萬一者曷容已已然非我 聖上從諫之美同符太宗則亦不能自表其忠誠如今也況魏公此
疏 聖上平昔所服膺而力行者非今日 始經重瞳也然因君之論啓而益有所警省不
啻若親遇其人焉其生也遭際太宗得以盡底蘊於千載又獲鄭重於 聖明如是其神

有在豈不感幸於冥冥耶且君之先世譚壽遇知肅季庸主而得八字之賜士林猶以
為美談況君守其裘之緒事克舜之君而至被寵榮出於尋常萬萬可謂紙揚前
光者矣君欲裝潢傳久要余有述
辭不可得謹拜手稽首而為之贊曰
亹亹吾王大度包容從諫如流允邁唐
宗爰有藎臣徵也其倫乃進十思以寓忱恂披香清讌載嘉載悅
解衣以衣降以親札煌煌金箋爍爍奎璧天縱之能非但心畫詞
旨溫純克典禹謨既獎其子乃父与俱匪私一家實勸百寮孰
憚于言孰蔫于朝唐宗在天益愧終息魏公有神當感異代
吾王百度斯乃一班稽首揚言天不違顏

奏議

大眞平五書
○金居稷
古之王者必一日萬機深思遠慮左右正士容受直諫孜
孜矻矻不敢逸豫然後德政醇美國家可保今殿下日与狂夫攏士放

鷹犬逐雉兎奔馳山野不能自止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狂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由是觀之內則蕩心外則亡國不可不省也殿下其念之

○諷王書○薛聰

臣聞昔花王之始來也植之以香園護之以翠幕當三春而發艶凌百花而獨出於是自邇及遐艶艶之靈夭夭之英無不奔走上謁唯恐不及忽有一佳人朱顏玉齒鮮粧靚服伶俜而來綽約而前曰妾履雪白之沙汀對鏡淸之海而沐春雨而去垢快淸風而自適其名曰薔薇聞王之令德期薦枕於香帷王其容我乎又有一丈夫布衣韋帶戴白持杖龍鍾而步傴僂而來曰僕在京城之外居大道之旁下臨蒼茫之野景上倚嵯峩之山色其名曰白頭翁竊謂左右供給雖足膏粱以充腸茶酒

以清神中行儲藏須有良藥以補氣惡石以蠲毒故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凡百君子無不代匱不識王亦有意乎或曰二者之來何取何捨花王曰丈夫之言亦有道理而佳人難得將如之何丈夫進而言曰吾謂王聰明識理義故來焉耳今則非也凡爲君者鮮不親近邪佞疏遠正直是以孟子不遇以終身馮唐郎潛而皓首自古如此吾其奈何王曰吾過矣吾過矣

崔承老上時務書

伏審我 太祖大王之御極也時當百六運協一千肇受命人知聖德以歸心於是値金鷄自滅之期乘丙鹿再興之運定遼浿之驚波得秦韓之舊地十有九載統一寰瀛可謂功莫高矣德莫大焉若乃絶其契丹交聘者以彼國嘗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一朝殄滅故太祖以爲無道之

甚不足与交所獻駱駞亦皆弃而不畜其深策遠謀者有如此也
渤海為丹兵所破領其餘衆數萬戶日夜來奔太祖迎待甚厚至
賜姓名又附之宗籍使奉其祖先之禋祀其急於存亡繼絶又如此也
百濟甄萱凶悖好亂殺王虐民行师討罪卒成匡復其不忘舊主
定傾扶危者又如此也新羅君臣以運盡數窮自求歸化讓至再
三然後許之其待以禮讓而人無不服者又如此也唯南平百濟不得已
而用兵然太興师前後數次然或有臨陣投降或有望風慴伏可謂
仁者無敵也及甄萱積惡終為逆豎所因逃奔于我厚禮迎致及
其殞沒亦優賻贈其道貫幽明義周存沒者又如此也自成一統
以來勤政八年事大以禮交隣以道貴道德崇節儉好賢樂善

捨己從人賞罰不失其時邪正不同其路其得帝王之體者又如此也
但以創業之初政平日淺宗廟社稷且未光崇禮樂文物猶多闕
乏忽遺弓劍蓋國人之不幸寔天道之難諶深可惜也惠宗久在
東宮累經監撫令名聞於朝野及初即位有人譖定宗兄弟謂有
異道惠宗聞而不荅亦無所問恩遇愈豐人皆服其大度既而不修
德政過惜身命左右前後常以甲士相隨蓋爲疑人太甚加以偏賞
將士恩澤不均故內外嗟怨人心携貳即位踰年便致沉痾厥疾彌
篤嗔恚日增三年之間民不見德至于晏駕之日想得免其橫禍可不
痛哉定宗在藩邸時早有令聞及惠宗寢疾彌留宰臣王規等潛
有所圖窺窬王室定宗先認定計姦計不成群兇受誅自定宗至

今三十有八年其間洪祚之不絶定宗之力也定宗既以連枝得继夙
夜孜孜銳情求理及乎誤信圖讖決議遷都又天性剛毅固執不
移甚徵作役勞動人夫怨讟由是而興災應速於影響未及西遷永
辭南面誠可痛也光宗以英奇之表岐嶷之資鴒原襲慶鳳扆傳
華禮有加於接下鑒不失於知人自即位之年至于八載政教清平刑
賞不濫及俊異見用以來崇重文士恩禮過豊由是非才濫進不
次驟遷所以後生爭進舊德漸衰於百姓則益消膏血之費於四方
則剩得浮虛之譽因此不復憂勤庶政而接見賓僚猜忌日深
都俞日阻加以酷信佛事過重法門常行之齋設既多別願之焚修
不必專求福壽但作禱祈窮有涯之財力造無限之因緣又及末年

多殺無辜姦兇競進逆至上下離心君臣解體舊臣宿將相次誅夷骨肉親姻亦皆翦滅而況恵宗定宗皆惟有一子亦不使保其性命非但不報其德亦復深結其冤又至末年於己一子亦生疑忌故景宗方在東宮每不自安幸而得嗣其位及其嗣位懲積年讒毀之害放累歲無辜之獄冤憤悉除朝野稱慶但以不諳政體專任權豪害及宗親咎徵先見後雖覺悟責無所歸自此邪正不分賞刑不一遂至色荒喜觀鄉樂縱以博奕終日無厭左右惟中官内竪而已愚臣義士誰不痛之此乃聖上親所見知者也伏惟殿下以上聖之德遇中興之期因先君遜讓之恩纂列聖厖鴻之業内外同歡人神相慶所謂天授人與者也若克遵太祖之遺風又能取捨四朝之近事宜取其

善者而行之見其不善而識之除不急之務罷無益之勞但要君安
於上民悅於下因善始之心慮克終之美惟敦恭己之情不絕憂民
之念則福不求而自至災不禳而自消臣雖愚昧忝職樞機既叅陳
之有悲又迴避之無路謹條鄙懷不出時務隨狀別封以進國家統
三以來士卒未得安枕糧餉未免靡費者以西北隣於戎狄而防守
之所多也大以馬歇灘為界太祖之志也鴨江邊石城為界大朝之所定
也乞將此兩處斷以宸衷擇要害而定疆域選士人能射御者充其
防戍又選其中二三偏將以統領之則京軍免更戍之勞芻粟省飛
挽之費矣竊聞聖上爲設功德齋或親碾茶或親磨麥臣愚深
惜聖體之勤勞也此弊始於光宗崇信讒邪多殺無辜惑於浮屠

果報之說欲除罪業浚民膏血多作佛事又禁殺生御厨内膳不使宰夫屠殺市買以獻今所行之事与彼不同但此數事足虧聖體無所得利顧正君王之體不為無益之事聖上以醬酒豉羹施与行路臣竊謂欲效光宗消除罪業普施結緣之意此謂小惠未遍也若明其賞罰懲惡勸善足以致福如此碎事非人君為政之體乞罷之我太祖情專事大然猶數年一遣行李以修聘禮而已今非但聘事且因貿易使价煩夥恐為中國之所賤且因往来敗船殞命者多矣請自今因其聘使兼行貿易其餘非時買賣一皆禁斷凡佛寶錢穀諸寺僧人各於州郡差人句當逐年息利勞擾百姓請皆禁之以其錢穀移置寺院田莊若其主典有田丁者并取之以屬于寺院莊

所則民弊稍減矣伏見聖上遣使迎屈山僧如哲入內臣愚以爲哲果能福人者其所居水土亦是聖上之有朝夕飲食亦是聖上之賜必有報効之心每以祝釐爲事何煩迎致然後施福耶曩者有善會者規避徭役出家居山光宗致敬盡禮卒之善會暴死道傍暴露其尸如彼凡僧身且取禍何暇福人請放哲還山免致善會之譏新羅之時公卿百僚庶人衣服鞋襪各有品色公卿百僚朝會則着公襴具穿執退朝則逐便服之庶人百姓不得服文彩所以別貴賤辨尊卑也由是公襴雖非土産百僚自足用之我朝自太祖以來勿論貴賤任意服着官雖高而家貧則不能備公襴雖無職而家富則用綾羅錦繡宜令百僚朝會一依中國及新羅之制具公襴穿執奏事

之時着袜靴絲鞋革履庶人不得着文彩紗縠但用紬絹臣聞僧人
往来郡縣止宿館驛鞭撻民吏責其迎候供億之緩吏民疑其銜
命畏不敢言弊莫大焉自今禁僧徒止宿館驛以除其弊我國春
設燃燈冬開八關廣徵人衆勞役甚煩願加減省以紓民力又造
種種偶人不費甚多一進之後便加毀破亦甚無謂也且偶人非凶禮不
用西朝使臣嘗来見之以為不祥掩面而過願自今勿許用之禮云天
子堂九尺諸侯堂七尺自有定制近来人無尊卑苟有財力則皆以營
室為先由是諸州郡縣及亭驛津渡豪右競構大屋踰越制度
非但盡一家之力實勞百姓其弊甚多伏望命禮官酌定尊卑家
舍制度令中外遵守其已營造踰制者亦令毁撤以戒後来天之

於人相去遼絶非言可諭而福善禍淫疾若影響比年以來災變屢作飢饉荐臻近者白虹貫日正陽之月雷震特異此近古未聞也意者聖上應天以文而不以實耶何其醮祭之煩而災異之多也○

論宰晩疏 ○事後啓

臣等伏値某月日於殿內設文殊會領都僉議宰晩不坐宰相之列敢與殿下并坐同不數尺國人驚駭罔不洶洶夫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苟無禮焉何以爲君臣何以爲父子何以爲國家乎竊見晩過蒙上恩專國政而有無君之心當初領都僉議判監察命下之日法當朝服進謝而半月不出及進闕庭膝不少屈常騎馬出入紅門與殿下並擾胡床在其家宰相拜庭下皆坐待之昔爲汝門當四直之度外不必責其無禮今爲宰相名位已定而敢失禮毀常

若以原究其由必託以師傅之名然俞升朝髙王之師鄭可臣
德陵之傅未聞彼二人者敢若此也李資謙仁王之外祖仁王謙
讓欲以祖孫之禮相見畏公論而不敢蓋君臣之分素定故也是
禮也自有君臣以來亘萬古而不易非旽与殿下之所得私也旽
是何人敢自尊若此乎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
而有作福作威玉食必害于家凶于國人用側僻民用僭忒是
謂臣而僭上之權則有位者皆不安其分小民化之亦踰越其常也
旽作福作威又与殿下抗禮是國有兩君也陵僭之至驕慢成習
則有位者不安其分小民踰越其常可不畏哉宋司馬光曰紀綱
不立奸雄生心然則禮不可不嚴習不可不慎若殿下必敬此人而

民無災害則髡其頭緇其服削其官置之寺院而敬之必用
此人而國家平康則裁抑其權嚴上下之禮以使之民志定矣
國難紓矣且殿下以晩爲賢自晩用事以來陰陽失時冬月
而雷黃霧四塞彌旬日黑子夜赤祲天狗墜地木冰太甚淸明
之後雨雹寒風乾文屢變山禽野獸白日飛走於城中晩之論
道燮理切臣之號果合於天地祖宗之意乎臣等職在諫院惜
殿下相非其人將取笑於四方見譏於萬世故不得默默庶免不言之
責既以言矣敬聽睿裁乙 諸郞此元使 疏○柳西藪 臣備員侍從有年矣侍從而
得言古之制也比來事之可言者不爲少而臣不敢言豈職非諫諍
而侵官爲慮乎又豈近名爲嫌而含默者乎當今之勢正所謂厝火

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謂之安者也有識之士孰不痛心先王初薨未葬大明使臣猶在境而遽興事北之議使人心眩惑者何人擅殺定遼衛所遣人者何人倡訛言使定遼軍人之欲邀使臣者遁去而不恤者何人先王所命護送使臣者不惟金義而大臣受先王命至安州自還者何人欲以西北軍擊定遼衛者何人裂金義之書以滅口而所謂擅殺人生死者及叛賊母黨置而不問者何哉義叛逾月而不欲達之朝廷何哉崔源之奉使果皆出於大臣之意乎今又聞北方使人與金義同叛者皆未叛賊而自迴其謂已有罪而本國不同乎然則義之叛其必有使之者此乃危急存亡之一大機也事勢如此雖至愚者且知其利害是

非之所在今之言者畏不及此畏禍之甚者也爲臣子而反先王事大王之意至使殺天子之使而奪其馬罪悪孰甚焉而一二臣心懷不忠規賣國以自利欲以其罪悪嫁禍於國家必欲使宗社夷滅生民糜爛而後已可不痛哉事勢至此而殿下不与二三大臣之忠直者早辨而處之則將如宗社何將如生民何且夫趨利避害好生悪死人之同情也臣豈病風者哉今乃自納於不測之誅而敢言者忠憤之至不恤其蹈害况於近名乎况於侵官乎倘殿下曲察臣言有以處之使宗社安生民永頼則臣之一身萬死無恨矣○

陳時務書 ○李穡

臣聞當國家無事之時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及國家有事之後匹夫之言重於泰山臣以匹夫之賤冒進敢

言臣聞經界之正井地之均治人之先務也洪惟我祖宗創垂之制持守之規無所不至四百餘年末流之弊豈盡無有留制尤甚經界不正豪強兼並鵲之巢鳩之居者皆是也有司雖以公文朱筆先後定其賓主甲若有力乙便無理而况公文朱筆又多魚目混珍者乎民之所天者惟在於田數畝之田終歲勤動父母妻子之養猶且未贍而收租者已至若其田之主一則幸矣或有三四家者或有七八家者苟力焉而相年勢焉而相敵孰肯讓哉以是供其租而不足則又稱貸而益之於何而養其父母育其妻子民之窮困職此之由詩不云乎哿矣富人哀此煢獨愚以為羨淵魚不如結網膠柱何能調瑟不更其法難去其弊乞以

甲寅在案為主參以公文未筆爭奪者因而正之新墾者從
而量之稅新墾之地减濫賜之田則國入增而爭奪之田安耕
種之民則人心悅人心之悅國入之增為理之君所大欲也殿下
何憚而不為哉曰富人之田難以遽奪積年之弊難以遽革此則
庸君所行非所望於殿下也其行与不行惟在殿下誠与不誠耳
近年倭寇侵疆至貽聖上宵旰之憂今之為計不過有二曰陸
守曰海戰車不可濟川舟不可行陸人性亦猶是也胡貉之人其性
耐寒楊粤之人其性耐暑今夫平居之民不習水故足未蹈船
而精神已昏一遇風波則左顛右倒相与枕藉於舟中之不暇欲
其坐作進退以与敵人賈勇難矣臣以為陸守則發平居之民利

其器械也其要害盛軍容謹烽火以眩倭人之目此則按廣郡守足任之海戰之術則臣以為本國三面控海島居之民無慮百萬方之泳之是其長技其人又不以耕桑為事而以漁塩為利比因此賊離其居失其利怨之之心比之陸居豈止十倍馳一騎奉條畫沿江召募必其賞賚數千之衆一朝可得以其所長之技敵其所怨之人其有不勝乎況殺敵得賞不猶愈於漁塩之利乎又以追捕使領之常在船上則州郡得便盗賊可敗矣蓋陸守而不海戰則彼以我為怯其来未可量也海戰而不陸守則彼或出其不意而其害有不小矣故陸守所以固我也海戰所以威彼也如此則不兩得乎文武不可偏廢文經武緯天地之道也唐虞三代遐

哉邈乎且以兩漢言之高祖之與楚角也有如蕭何者運籌而
無汗馬之功此文也有如韓信者分兵而有攻戰之勞此武也光武
中興之時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則其文武並用經緯俱張而
爲後世之不可及也由是觀之雖當戰鬪之時不廢講論之道
況當昇平之時可忘戰守之備乎居安思危則雖滿不溢思
患預防何慮難當苟或因循一朝有緩急將何以備之乎楚
國失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其可安然坐視乎況我國
東有日本北有女真南通江浙之船上有朝天之路西走燕山倭賊
之來既已蒼皇失措至請甲兵若變起倉卒人皆踣躓無以
衛社稷扶君王矣無慮及此竊自寒心臣願設武學之科令充

諸衛之士試以武勇而習其藝賜以爵祿而作其氣國足兵精人樂
為用庶幾無他日噬臍之患矣國家内立成均十二徒東西學堂外
薄州郡亦各有學蓋國學乃風化之源人材是政教之本不有以
培之其本未必固不有以濬之其源未必清殿下以生知之資夙奉
聖人之道痛學校之廢遂下修葺之令然其朋徒解散廨舍傾
頹有由然矣臣請言之古之學者將以作聖今之學者將以干祿誦
詩讀書嗜道未深而繁華之戰已勝雕章琢句用心大過而誠
正之功安在或衰而之他誇其投筆或老而無成嘆其誤身士流
之弊如此則在上之人庸得辭其責乎臣伏乞明降條制外而鄉
校内而學堂考其材而陞諸十二徒十二徒又總而考之陞之成均

限以日月程其德藝貢之禮部中者依例与官不中者亦給出身
之階除在官而求挙者其餘非國学生不得与試則昔之招不來
者今則麾不去矣臣將見人材輩出殿下用之不竭矣佛氏入中國
自漢迄今日新月盛肆我太祖化家為國佛刹民居參伍錯綜
中世以降其徒益繁五教兩宗為利之窟川傍山曲無處非寺不
惟浮屠之徒浸以卑陋亦是國家之民多於遊食識者每痛心焉
臣伏見頃降條禁已為僧者亦与度牒而無度牒者即充軍伍新
創之寺並令撤去不撤者即罪守令庶使良民不盡髡緇臣聞殿
下奉事之誠尤篤於列聖其所以祈永國祚者甚盛甚休然以臣之
愚竊惟佛者至聖至公奉之極美不以為喜待之甚薄不以為怒

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臣願於佛亦宜如此臣亦知逆鱗必至於碎
首但恐濫觴或至於滔天故冒萬死不惜一言殿下以聰明寬毅
可以有為之資當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時宜渴於用賢矣而未見
束帛戔戔宜急於聽政矣而未見庭燎晰晰未聞一政之行徒缺
百姓之望如此而望其治成是猶卻步而圖前南轅而適燕惟殿下
留心焉（上恭讓王書 乙乙錄霞陽） 鄭道傳起自賤地竊位堂司欲掩賤根謀去
本主無由獨萃織成萋斐之罪連坐衆多之人趙浚於一二卿相間
偶起釁隙與道傳同心相扇變亂貫矣權勢誘脅諸人於是患
失軋沒之輩希旨生事之徒響應而作其中南誾南在等為扇
亂之羽翼尹紹宗趙璞等為造言之喉舌唱和而起廣張罪網施

刑於不可刑之人求罪於本無罪之地衆心危懼咸怨咨嗟一以傷
天地生物之和二以傷殿下好生之德殿下若曰浚為功臣雖有罪
當恕臣等竊聞去年戊辰開國伯立殿下之心已發於廻軍之日
而浚不在軍中其不叅其議明矣至己巳開國伯立殿下之策已
定矣浚則却之而言他賴開國伯不許之故殿下得以立焉執此論
之浚前不叅謀於始議之日後欲沮其既定之策謂之殿下之功臣可
乎至哉開國伯之忠也遏偽朝僭夏之擧而活斯民也如彼拒趙
浚立他之謀而立殿下也如此其忠之至可謂貫乎日月也若浚也
者不惟不得為功臣實為大不忠之臣也名直緣僥倖反得功臣之
名濫於功臣之列寫容畫雉超資受職崇莫大焉曾不思遷

善掩罪猶復陰与羽翼喉舌之輩無時聚謀豈徒然哉臣等
竊畏必有不遂其所圖而又有不忠之論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
也若他日幸復乘勢其生变有甚於前必矣伏望殿下毋恃而早
圖之可也又臣等聞閭嘗陳言曰殿下内多慾而外施仁義此言何
謂也且閭於國家別無殊切驟登台府殿下之賜大矣乃希合後与
道傳之意曾無感恩知足之心敢發詆辱不敬之言所以激上意
而逞其欲也其用意姦悪如此誠可畏哉蓋此人輩負罪惟恃殿
下若因循不斷不唯天怒人怒恐有不可及之後悔也此言如歸皇
天上帝實先誅臣等可不畏哉○上不聽○尹紹宗上書 皇天生民而不能使之
各得其所必命聖人爲之君以代治之故位曰天位民曰天民而設官分職

則代天工也本朝之制中書則有令侍中平章參政、堂五者法天之
五星也樞密則天之北斗也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郎官之微亦皆上
應列宿故名器官爵非人君之自有乃天之所有而人君代設之者也
人君不可以名器為己之私有而妄與之而人臣亦不可不量其才德而
敢居之也仲尼曰名器君之所司也不可以假人政亡則國家從之而
亡蓋名器既輕則朝廷不嚴而王室卑王室卑則小人生陵慢之心
民志不定上下不辨而社稷危矣慶陵之入朝也中官李大順有寵
於世祖請授其兄別將慶陵曰汝兄伍尉也越散員授別將非祖
宗法也大順言於世祖曰願諭我王帝曰官人有法制國有君朕
何與焉汝其自請之則我祖宗之重名器古未有也自辛丑癸卯以

未國用不足以官爵為賞功之物於是小人濫冒軍功因緣
賄賂不次超授其源一開至于今日商賈工匠公私奴隸皆得
為官羊頭狗尾布列中外褻慢名器汚濊天工人人視朝廷官
爵如土芥皆欲俯拾至有中郎將掃牛下奉翊直一匹之誚
蓋言名器之甚賤也平時如此萬有危難之難殿下復將何
物以賞之而勸以立功耶自今非有軍功才德則雖近倖者不
妄授以官使工匠商賈各安其業上下有辨朝廷有嚴而王
室尊矣今也群小出入自恣大內不嚴大內既不嚴則主上安得而
獨尊哉代言金興慶不學墻面唯唯諾諾非獻替啓沃之資也殿
下悅其斂給阿順使出納教命進退士大夫一國之事皆先関白

興慶然後得達宸聽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安知他日不有
李斯趙高之禍哉願殿下收興慶之權不使與國政黜群小
之在內者毋獨任一臣日接宰相耆德忠直之士力行朝宗之仁政
則社稷之福也殿下即位于今二十有三年適當厄會國步多
艱賊旽用事包藏異心蔽惑聖聰斲喪國脉遂使殿下興仁
影殿之役椎百姓之髓浚百姓之膏掄材鼓冶供給之費日以萬
計辦事之吏暴於猛虎督責之令疾於風雨中外之民困於力役三
農失時老弱失養五道兩界積年所儲之軍須俱竭於供給而
亦不足矣三韓嗷嗷歸怨賊旽而畏旽之威垂頭拱手號訴于天
地曰是役也皆賊旽及中官廣大諂患而爲之也旽既伏誅役猶未

已民又怨之曰是役也暁雖首唱實廣大欲固富貴而力贊之
民之怨甚於賊暁矣嗚呼景靈殿太祖皇考之別廟孝思觀太
祖之眞之所在顯毅二陵太祖皇考之墓也而其制度比之仁照殿正
陵則百分不及一矣吾東方天下號為禮義之邦而子孫后妃陵
殿反過祖宗天下後世以為何如也且預去事非禮也而廣大欲
事固寵聞者憤歎以為大不祥也願殿下正廣大之罪斬于都
市罷陵殿石室之役以解天怒以弭民怨己巳尹會宗典蔡讓上疏玄陵上賓
之後權臣李仁任等以逆暁之子禑嗣我王氏九廟絶祀者十有
六年幸賴天祐王室既亡而復興殿下宜深思明斷以辛禑父子
告于宗廟而斬于都市然後得以慰九廟之靈荅臣民之望而

杜禍亂之源矣夫管叔兄也周公弟也管叔倡亂周公誅而王室安焉王莽篡位天下思漢邯鄲卜者王郎詐稱真子與而稱帝天下響應光武征克而斬之以中興帝室曹丕稱帝改元以據中夏當是時天下皆為魏有作史者皆書曹丕之年以帝魏矣獨朱文公修綱目黜曹丕之年特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以正漢家之統唐之則天后廢中宗自立為改國號曰周張柬之等舉兵復中宗之位誅張易之等遷則天於上陽宮復國號曰唐後之君子責柬之等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而乃曰以武后至太廟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与焉則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此言

深切而著明矣初二張之伏誅也薛季昶謂柬之等曰二凶雖
誅産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旣而中宗與韋后復信
用三思柬之等五王果為武三思所殺天下悲之彼辛禑父子盜
據王位十有六年姻親豪右布列中外萬一姦宄之徒推擁而
出則臣恐噬臍無及而殿下之大事去矣周公之於管叔至親也
而猶為天下誅之則天中宗之母也君子以不誅為責況今賊臣之
子孫非有管叔則天之親今旣反正有何所疑猶廩養而不誅
以啓群邪之心乎其於祖宗十六年絶祀之意何如是於季昶去
草之說何如夫天下之憂常起於所忽終至於不可得而制也其
於殿下社稷之大計可不為深慮乎願殿下與大臣謀於禁中以

禑父子告于太廟而誅之明示中外毋令再亂王室再毒生民以
垂萬世之統○ 論李穡疏 ○吳思忠 判門下李穡事我玄陵以儒宗位補
相及玄陵薨無嗣權臣李仁任自欲擅權貪立幼主而穡助議
立禑諸將迴軍議立王氏之際大將曺敏修以仁任姻親欲立
子昌以濟其邪謀問計於穡穡亦嘗以昌爲心遂定議立之其子
種學宣言於外戚曰群臣議立宗室卒立世子吾父之力也穡之
回自京師也與李崇仁金士安等相期謁禑於驪興而穡先期獨
見其獨見之際所言公歟私歟是未可知也及天子有命曰雖假王
氏以異姓爲之非三韓世守之良謀忠臣義士議復立王氏以遵
天子之命而賊臣邊安烈欲立奇切以要富貴與穡及禑舅李

琳及金佇鄭得厚等謀迎辛禑以沮復立王氏議若以為既已
十五年委質為臣而不可復有他心則何負於五百年之王氏而忍
於十五年之辛氏哉穡世仕王氏受恭愍罔極之恩付任則立
辛禑而絕王氏諸將議立王氏則付敏修黜禑而立昌忠士義
士議復立王氏則付王烈黜昌而迎禑其在禑昌亦為反側之臣矣
然此不足論也世為王氏之臣諂付賊臣使王氏之宗社永絕其為
罪惡天地宗社之所不容也且為禑師傅屢受賞賜乳臭子弟
咸擢高科布列要職見禑肆其暴虐殺戮無辜而穡不正其過
國家以私田瘠公家而害民生興辭訟而毁風俗議欲革之以正田
法而穡為上相固執不可使其子種學揚言於人以倡巨室怨謗

之端又以儒宗佞佛而成藏經舉國爭效惟恐不及以誤風俗使
子弟言於人曰非吾父意追祖穀之志耳是則陷父於異端而不
之恤也請下攸司論穡父子之罪以戒後世為人臣而不忠者
臣等竊聞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
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
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此天下之達道古今之常經不
可須臾離也苟或廢焉者則覆載所不容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
也彼佛何人也以世嫡而叛其父絕父子之親以匹夫而抗天子滅君臣
之義以男女居室為非道以男耕女織為不義絕生生之道塞衣
食之源欲以其道思以易天下信如此則百年之後人類絕矣天行

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惟草木禽獸魚鼈龍蛇而
止爾三綱五常之道竟何寓於其間哉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國言
語不類衣服殊制偽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
憚科禁輕犯憲章威福刑德関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
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塗生民之耳目
溺天下於污濁醉生夢死不自覚也是以窮樓殿宮闕以飾之
飾土木銅鐵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雖桀之璇宮象廊紂之
瑤宮鹿臺楚靈之章華呂政之阿房不加也是豈不出乎百姓之
財力歟嗚呼痛哉其誰正之必也上之人德修於己教成於下以明禮
義而正之矣洪惟我東方自新羅之季奉浮屠之法至於閭里比其

塔廟佛氏之說洋洋乎盈耳淪於肌膚浹於骨髓未可以義理
曉也亦未可以口舌辨也惟我太祖統三之初深懲積弊禁後代君
臣私立願刹於是崔凝請除佛法太祖以為新羅之季佛氏之說
入人骨髓人人以為死生禍福悉佛所為今三韓甫一人心未定若
遽革佛氏必生駭心乃作訓曰宜鑑新羅多作佛事以至於亡然
則太祖之垂訓於後世者至深切矣彼佛氏之徒不耕而飲食充
不蠶而衣裳俱安居自養者不知其幾千百萬由是而凍餓者不
知幾何矣彼雖飲風吸露巢居野處為國家者所當斥之
者也況坐華屋食精饌遊手而揖君親者其可一日容於天地
之間哉誠不共戴天者也奈何殿下以英明之資惑於浮屠讖緯

之說往還于南以國君之尊親幸檜菴以倡無父無君之教以成不忠不孝之俗以毀我三綱五常之典臣等為殿下中興之美惜也至若竭人之力欽人之怨演福塔廟之役中外嗷嗷士民缺望臣等未知所營之木鬼輸神轉歟所用之財天降地湧歟欲求福於冥冥之中反貽患於昭昭之際臣等意一朝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能操干戈塔廟不能禳飢饉若後周壞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周興齊滅然則佛氏之不能作福禍於人世者亦可知矣伏惟殿下法堯舜三代之所以興鑑齊陳梁蕭之所以亡上繼聖祖之遺意下副吾儒之素望使彼佛者勒還其鄉人其人以充兵賦焚其書以永絕其根本然後以禮

義教之以道德養之不數年間民志定而教化行矣且今倭臣金
瑛以不肖之資無知之見阿意順志交亂是非欲興無父無君之
教以廢古今賢聖之道以為太祖開國皆蒙佛力指稱佛者為
太祖之罪人太祖聖德神功順乎天而應乎人心同堯舜行法湯武
三韓民之畏威也如雷霆其懷德也如父母雖盡誅境內沙門如
元魏盡鑄佛像為錢如周世宗彼佛者安能使太祖不能成統
合三韓之功乎彼學佛者始倡邪說上誣羣臣下誑愚民乃作太祖
九世之像曰太祖前身某生為某院主某生作某塔某生造某經
至曰某生太祖為某寺之牛某生乃得王位上賓之後今為某菩薩
成書開板藏于深山以欺萬世玄後見之深加敬信至屈千乘之

尊拜髡為师親執弟子之禮至于甲寅未蒙事佛之福臣等
未知太祖九世像釋迦達摩復生於東方親見太祖於天堂佛刹
而作此像歟太祖前身為牛為院主之時親見者何僧歟彼之邪
說誣上以太祖為牛此豈聖子神孫之所可開口者耶嗚呼正学不
明人心不正不修德而惟福之是求不知道而惟佑之欲聞豈不痛哉
豈不惜哉自孟子闢楊墨尊孔氏以來漢之董子唐之韓子宋朝
程朱子皆扶斯道闢異端為天下萬世之君子也王安石張天覺等
興佛教易風俗而為天下萬世之小人也殿下若遵安石天覺之所
好髡三韓之民棄國棄家敝蹝王位入山求佛則納金璵之言可
也若遵董韓程朱之学以正人心明人倫去民蟲賊以興三代之

理以先中興無疆之業則彼金璵者當轘諸都市以示大聖人
之不惑於邪說可也伏惟萬機之暇特留宸念舉而行之非特當
今之幸抑亦永有辭于萬世矣○上□□□跋 ○鄭道傳 臣某伏讀教書上以謹
天文之變下以求臣庶之言而以八事自責臣讀之再三不勝感嘆
殿下以天之譴告引而歸之於己開廣言路冀聞過失雖古哲王
未之或過也臣待罪宰相無所匡輔以貽君父之憂至煩教諭
之下寧臣實赧焉嘗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比之人身實一
體也故君唱則臣和臣言則君聽或曰可或曰不可期於致治
而已然則天之譴告由臣所致也古者有災異三公策免為大臣
者亦避位而禳之請免臣職以弭災異然念古之大臣當請退之

時必有陳戒之辭況今獲奉教書安敢不效一得之愚仰備
採擇之萬一伏讀教書曰涼德未修而不孚於帝心歟政令有
闕而未協於輿望歟臣愚以為德者得也得於心也政者正也
正其身也然所謂德者有得於稟賦之初者有得於修為之
後者殿下大度寬洪天性慈仁得於稟賦之初者然也殿下平
日未嘗讀書以考聖賢之成法未嘗處事以知當世之通務安
敢保德之必修政之無闕也漢成帝臨朝淵嘿有人君之度無
補漢室之亡梁武帝臨死刑涕泣不食有慈仁之聞不救江南
之亂徒有天質之美而無德政之修故也伏望殿下毋以稟賦之善
自恃而以修為之未至者為戒則德修而政舉矣伏讀教書曰

任用之人或循於私欤賞罰之道有戾於正欤臣愚以為任用之人出於公私在殿下自知之耳臣何足知之然除目既下外人目而識之曰某也故舊也某也外戚也外議如此臣恐循於私者雜之也賞者勸有功也刑者懲有罪也賞曰天命刑曰天討言天以賞刑之柄付之人君為人君者代天而行之耳賞刑雖曰出於人君固非人君之所得私而出入之也殿下即位以來蒙賞受刑之人有事同而施異者金佇之言一也有置于極刑者有加擢用者金宗衍在獄彼逃一也其監守官吏一誅一用其在〻逃謀亂一也同謀容接之人或生或死臣愚不知刑誅而死者為有罪耶則擢用而生者獨何幸欤擢用而生者為無罪耶則刑誅而死者獨何

辜負禑昌竊我王氏之位實祖宗罪人而為王氏子孫臣庶一所
共讎也其族姻黨与不加刑誅則屏諸四裔而後快於人神之
心頃者臺諫上言逐之於外曾未數月俱承寵召聚會京城
出入無禁不知此舉果何義也諸將回軍議立王氏有沮其議卒
立子昌有謀迎辛禑永絶王氏者其為亂賊之黨王法所不容也
殿下既全其生今皆召還于家慰而安之若以其罪為誣也親
自招服明有辭證此而謂之誣也天下安有亂臣賊子之可討
者也大抵人之所為不合於公義則必有合於私情殿下此舉以
為合於公義則禑昌之黨皆祖宗之罪人也以為合於私情
則留禑昌之黨以遺後日之患若曰有罪者赦之恩莫大焉他

日必得其力矣人心自安而禍亂自止矣臣愚以為刑法所以禁
亂也人君所恃以存安者也刑法一搖禁亂之具先毁力未得而
禍先至心未安而亂不止矣請以唐中宗三思之事明之武氏之黨最
用事者三思中宗以母之親姪誅討不加待遇甚厚彼三思者曾
不是思自疑其罪為世所不與以惑中宗之心以五王為權重而忌
之五王日疎三思日密卒之五王戮而中宗弑使中宗豈知親見
弑於三思之手乎以親則母之姪也以恩則活其生也不得其力而
得其禍讒人之難保也如此讒人之謀其初不過自保其身而已
為惡不止則馴致其道至於亡人之身滅人家國以底自敗而後
已伏望殿下當用人刑人之際不論其親踈貴賤一視其功罪之

有無處之名當其可使不相陵則任用公而賞罰正人事得
而天道順矣伏讀教書曰民瘼未除而財用妄費歟下情未
達而冤抑未伸歟茂異之才未舉者誰歟讒佞之徒未斥者
誰歟臣聞三司會計佛神之用居多焉財用之妄費者莫斯若
也殿下即位以來道場高峙於宮禁法席常設於佛宇道殿之
醮無時巫堂之祀煩瀆此殿下以為善事而不知其實非善事
以為富國而不知國實瘠以為壽民而不知民實窮是臣所
謂爲善福壽之說先入之也玄陵崇尚佛教親執弟子之禮
於髡禿之人雲菴之金碧輝映山谷影殿之棟宇聳于霄漢
財殫力竭怨讟並興而皆不恤事佛可謂至矣卒不獲福豈

非明鑑乎周末神降于有莘太史過曰國家將興聽於人國
家將亡聽於神周果以亡由是言之事佛事神無利而有害可知
矣伏望殿下申命有司除祀典所載外凡中外淫怪謟瀆之舉
皆禁斷則財用節而無所妄費矣殿下即位以來人或犯罪有
不問者有放免者疑若無究抑之未伸者也赦者姦人之幸良
善之賊也則其數赦乃究抑之所在也近者臺諫以宗社大計上
書論執皆遭放逐臣恐究抑之未伸茂才之未舉者此其時也
臣以一身孤立於群怨之中非不知言出而禍至然殿下以不諱問
臣敢以切直對此臣所以寧得禍而不恤切言而不諱者也○請罷私兵
收權迺兵權國家之大柄當有統屬不可散主散主無統是猶太

阿附持授人以柄難可以制故典兵者衆各樹徒黨其心必異其
勢必分交相猜貳以成禍亂同氣之相殘功臣之不保恒由於此古
今之通患也故孔子曰古者家不藏甲言無私兵也禮記曰兵革藏
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言人臣而有私兵則必至强僭以脅
其君者也惟我 太上王開國之初特置義興三軍府專掌兵權
規模宏遠而時議者以爲革命之初人心未定當備不虞之變宜
令勳親各典私兵以應倉卒由是私兵未能盡除而典兵者反
謀煽亂禍在不測幸賴上天啓佑殿下靖難定社以至今日
私兵之議尚復如舊因循未除臺諫已嘗上章請罷 殿下以
宗親勳臣可保無他使復典之未幾蕭墻之禍發於至親由是

觀之私兵之置徒以生亂未見其益私门之兵今亦未罷將來之
患誠不可不慮也又況外方各道軍馬分屬諸節制使或稱侍
衛或稱別牌及私伴倘番上之煩徵發之擾其弊甚多宿直私
门衆心咨怨甚可悶也願自今悉罷以京外軍馬盡屬三軍府
以為公家之兵除兩殿宿衛外私门宿直悉皆禁斷○請停遷都書臣
竊惟治國以利民為本利民以足食為先食不足則民必困民
既困則怨必深而國亦危矣是故古之賢王凡有興作皆為民
也盤庚遷殷以小民圮于河水蕩析離居之故也太王遷岐以狄
人來侵不欲以養人者害人也今我國家漢城之都 太上王之所
定宗廟社稷之所在所當遷居以定民志者也殿下即位已

經七年不曾遷徙者爲緣臣民安於舊京皆不欲遷故逆其志也去年有獻議請遷者 殿下親告于廟以定遷徙之期則今之遷徙固不容復議矣然時有利否事有緩急亦不可不慮也今年旱災比舊尤甚民田所收十不一二臣民遑遑將無所食是宜百事皆廢安而撫之若救頭然猶恐不贍乃於此時舉國遷徙以使臣民疲於往來困於營作是猶人之羸瘠者病勢方深使不得安養以將息反加慘毒以戕害之也有仁心者所不忍見是救飢爲今年之急務而遷徙非今年之所利也且臣民之結作營幕者僅庇其身而已其爲奴婢者必無所庇蔭況牛馬乎由是觀之人畜之在飢寒凍餒之地必含怨而愁

痛若無慮數千萬命矣古之仁君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今使數千萬命納之飢凍之地而不恤可乎臣切痛心宜停遷徙之命以待豐年而後舉有何晩哉伏望 殿下上畏天災下恤民隱姑停遷徙安養飢民以待後年之吉臣民幸甚國家幸甚乙

請傳內禪書

宗親耆老大小臣僚等竊謂宗社大統父子相傳古今之達禮也然而內禪之舉必因憂故而後有不得已而然者今我 殿下春秋鼎盛享國未久治切極著中外乂安群情親戴顒望太平之永乃於今日遽厭萬機傳付世子而世子年方幼沖未堪負荷舉國臣民痛心缺望前日臣等詣闕中聞請寢其事得蒙允許舉國欽

愉不期中宦密將國璽傳付東宮臣等聞之倍增痛心 殿
下以宗社大統傳付聖嗣授受之際當正其始今乃密令内
豎潛相授受自古授受未聞如此國統宗社之所係國璽
天子之所錫 殿下視爲私物而私與之是輕宗社而忽帝命也
始之不謹如此其終乃何臣等念此倍增痛心且信者人君之大
寶 殿下既已許之俄又改之信安在乎欲正國統而先失信可
乎以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固當順於民心民心合而天意得
矣既違民心其合天意乎伏望 殿下勿爲一身自逸之計務
恢宗社之大計收還國璽永保宗社以慰一國臣民之望已

論五鎮形勢疏乙金宗瑞 臣竊聞盛德廣被日闢國百里若不爲不多而莫盛

於周文窮兵黷武拓地千里者亦不為不多而莫甚於漢武文
有暗弱衰蕭日蹙其地者固不足道也然以德開國者易得
難失以力拓地者難得易失事同而道不同也高麗始祖力能
統合三韓威不及於朔方只以鐵嶺為界其在睿宗謀臣騁
智誘翦戎醜遂置九城然旋得旋失 太祖天縱聖武起於
朔方奄有大東南盡于海西北抵于鴨綠東北至于豆滿爰
置孔鏡吉端青洪咸七州識東方開國以後未有之盛業也
太宗繼世道洽政治漸磨既久夷化為民俗革於善維持
鞏固莫敢誰何第因昇平日久守臣失禦饒城以北陷為賊
藪 太宗軫念姑置慶源於富居徽示復舊之意其攘斥

夷狄恢復土疆是在 聖上繼述耳曩者在朝群臣獻議曰盛慶源於龍城則北方措置得宜而民業盡去矣 聖上以為祖宗所守雖尺地寸土不可棄也固執以為不可厥後其議復起乃今徵臣往議大臣加置寧北鎮于石幕以定界域臣今在北方無處不見無言不聞富居石幕皆非限域之處龍城亦非關塞之地議者曰龍城如秦之函谷阨險無比若守於此則胡人不敢向我而售其奸我民可以安枕而肆志矣是大不然無水可阻何以設險無山可據何以為固真所謂四散四戰之地也若以四邑要衝宜作大鎮以為主將之所以為四邑之援則然矣臣又聞歷代帝王莫不重肇基之地漢之豐沛唐之晉陽盖可見矣棄先祖之地而不

守志肇基之地而不復則謂之肯構肯穫而謂其有後乎善繼善述厥其前烈乎抑以龍城為界者戲先祖之地一不義也無山川之險一不利也無守禦之便二不利也以豆滿為限者復興王之地一大義也據長江之險一大利也有守禦之便二大利也然則欲以龍城為界者偶未之思耳天相有道薛胡自竄 聖上乘機不勞一兵不傷一民克復舊疆爰置四邑可謂善繼善述而增光于前烈矣臣又聞古之豪傑築萬里之長城以防胡修千里之長堤以防河且其役民至於十年之久此則過矣然後世有蒙其利我國北邊韃靼屢被侵陵自前朝至于今甚禍不泯城郭之修甲兵之練當百倍於他道可矣雖今年築一城明年又築一城無歲不

築何害於義哉 聖上軫念謀臣獻議居民子來旣築會寧又築慶源役不踰時功乃告訖況甲山慶興自能修築皆有堅城北方之憂十已去其七八矣臣又聞遷邑大事也起怨咨傷和氣古人之所深慮況遷吾靜居之民移彼豺狼之域乎第緣 聖算神妙不鞭一吏不刑一民數萬之衆總閱月而畢集於新地大事易就新邑永建不意浮薄之徒假托初年之大雪昨年之大疫胥動浮言扇惑人心安者欲動止者欲行幾乎沮大事而喪前功矣幸賴 聖上之明斷浮言自殄民心自安加以至仁浹洽今日之建四邑專以藩屏北方也今日之築城郭專以鞏固藩屏也然則今日之事非可已不已而輕用民力也非好大喜功而

窮兵黷武也夫民至愚而神豈不知此意民有与臣言曰會寧慶源今已築城矣所當築者唯鍾城与穩城耳唯此二城既築則我輩無憂矣信斯言也其他居民之心從可知矣臣久在北方熟觀野人之情雖父子兄弟之間有欲則相殘相害無異仇敵縱使日費千金難以結其心或結之以利〻盡則又肆其毒矣莫若外示懷綏之恩內修備禦之事則我勢自強彼勢自屈臣之欲汲〻於築城郭繕甲兵蓄糧餉者良以此也臣又聞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暴是雖善人未百年則不可以言治況新邑之設未十年乎何可以一事之得一事之失遽爲憂喜也伏望聖上不求速成不貴小利不計小獘不慮小患

積以歲月持之悠久則浮言自息民心自定民愁自去民怨自絕民食自足兵力自強寇賊自屈新邑永固矣○請停遷明堂書○權踶

臣竊謂周公孔子大聖人也制禮作樂垂法萬世者周公也繼往開來垂教萬世者孔子也是故為治而不法乎周公孔子臣未見其可也今楊善上書之事臣未知其詳聞之人言以承文院為國之明堂而景福宮非明堂不可不營建宮室若不建宮室而使常人居之地德所鍾或生豪傑非社稷之利也於是命大臣而相之又命集賢殿參考地理之書以備顧問臣未知風水之說出於何人其應之吉凶果如所言而關係國家之利害如是之重則以周公孔子憂國慮世之盛心何無一語及之初為此說

者果賢於周公孔子乎司馬溫公朱文公亦賢人也擇葬之説溫公極論其非文公亦取之是必有所見矣然則風水之説周公孔子之所不言溫公文公之所不取其爲誕妄而不足信昭然可知矣以 殿下之聖明極知楊善之誕妄而不能不動於聖慮邪説之害如是之慘夫創業垂統之君其見遠甚其慮深我太祖神謀睿算高出一時臣民之上雖一號令之出亦未嘗輕以處之況定都營宮事之大者豈無稽而臆定之哉楊善何人哉今信其輕薄之言疑 太祖之所定其可乎且楊善果有豪傑出之語則是故爲幽遠不測之語以動 殿下而冀遂其所欲也其計可謂狡矣夫自有宇宙以來帝王興替不知其幾其

以壓勝之術防豪傑之出者何代乎倡曰有是理豈豪傑之
伏也無盡天下之吉地其可悉壓而悉防之乎且我漢城之都
見於圖讖前朝之時欲以壓之或營宮室或來巡幸非一二矣
未防聖朝之興苟有天命豈智巧之私所能防哉隋煬帝殺
李金才而晉陽之甲卒興周世宗殺方面大耳而陳橋之變
忽生周防自謂密矣而貽謀裕後之未得其道何救於亡哉唐
太宗之言曰居天下者唯須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虛事不足在懷
宋哲宗使道士陳景元校道書范祖禹以謂損朝廷之體而
深闢之惟我　太宗大王嘗欲觀杜詩臣父先臣近以謂非人君
之所當學請講周易　太宗從之杜詩尚且不可其可以異端焉

唐之書講於經筵之上乎且人君之学甚體固異於学者之
学又安得与家衆技之類一〻学而攷之乎大抵人君之體臣深
為 殿下不取也其區〻愛君憂國之心有不能自已謹冒昧
以言〇論風水疏〇魚孝瞻地理之説三代以前無有故儀禮周公之制也唯
筮宅卜日而已孔子亦曰卜其宅兆而安居之兩漢以降始有其
術各立吉凶禍福之説惑世誣民唐太宗以陰陽雜書訛偽既
甚拘忌亦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正削去才皆為之叙質以經
史識者以為確論其叙葬曰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
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
希富貴才之言既如此則有識之士所不取也宋司馬温公葬論

云世俗信葬師之説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正使實能致人禍福亦豈忍使其親暴露而自求其利耶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程子葬説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胡泳問於朱子曰至事辨之辰更以決於卜筮某山不吉某水不吉既得山水拱揖於前又考來去之吉凶又必須年月日時之皆合其説則恐不必如此答曰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説耳以此觀之地理禍福之説盛宋名儒亦皆不取也然則其禍福之説用之塚地猶云不可而又用之都邑之地則又未見其可也夫

運祚之脩短國家之禍福皆係於天命人心之去留固無関預於地理是故古之賢臣進戒於君一則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且三代以前既無地理之法而歷年之永政治之美備光簡策後世莫及其所都之地豈皆盡合於今之地理之說乎三代以後都長安者則西漢歷年二百十四西魏後周隋高祖皆二十餘年唐家至於二百九十年都洛陽者則東漢歷年一百九十六曹魏西晉四五十年隋煬帝僅十三年都建康者則東晉歷年百有五年宋齊梁陳或五六十年或二三十年都汴京者則五季尤短祚或十餘年或止四年趙宋亦於百有六十七年由是論之所都之地一也而其國祚脩短之不齊

何若是欤臣所謂國無關預於地理者以此也而謂城北之路塞之
則福通之則禍城內之麗補之則吉不補則凶經傳故事何所
據依古者帝王都邑之制必皆面朝背市則宮城之北果有禁人
行路欤況術家以城斷路截並論其害今觀宮城之址入地之深
計亦幾於丈許矣假如術士之言既已城斷王脉深入丈許而禁行
於皮膚之上抑末矣又補土於既斷之脉是猶割肉而補瘡安有
血脉之可通乎昔我 太宗大王宣旨若曰先王制禮自天子至於大
夫士葬期各有月數後世陰陽家拘於多忌踰時不葬予甚悶
焉如太歲壓本命葬師最忌予嘗驗之身矣而大無妨也遂命
大臣鄭以吾等遍閱群書取其正論去其邪說質聖賢之旨

要破俗巫之膏肓集成一書名之曰葬日通要須布中外然後人
心有定王制復明吾東方之爲人父者乃得免不暴露而喪親之
道無憾矣伏惟 殿下許令名儒遍閱地理之書專以程朱司馬
公所論爲宗其怪誕不經之說一皆去之亦如 太宗之所爲 殿下
又當致達中和之極淸道義之源疾於敬德而勿聽無稽之言
以天命爲主脉以民心爲案對此正億萬世無疆之休也○○擇庚兆域 孫舜孝
成化十五年六月初六日伏覩 内降教書不勝瞻天望闕流涕痛哭
臣伏維九重深邃之中隱微之際其是非得失非外臣所知只在
殿下一心權度而已豈是三思之斷誰擬一毫之私臣所以聞命痛
哭而敢陳無已者有數義焉考之於禮婦有七去其一曰無子

去其二曰妬去二者雖兼有之而如有三不去則古人猶恕也有
一去而無六去之失則獨不可恕乎臣知 殿下矯枉過正之義
也又云娶婦之家不舉樂思嗣親也古人所以重繼統之義如此
又云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所以謹內外之禮如此哀公
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
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何謂已重乎聖人之事之言如此於律文
又云乘輿服御物收藏修正不如法甚罪猶杖然則人主所御
雖弊袴猶不可慢也況元子之妣后其可一日褻處窮閻乎臣
伏惟王妃尹氏早有膺萬福之源獨得多男之慶金枝玉葉並
秀重輝神人所依宗廟所賴而一朝遜居窮閻之中又絕供奉

之資是雖自取寧可必恩哉嗚呼震宮岐嶷何以知之宿
德蕭條何以容之五倫一箇之理恩義不可相奪處君臣朋友
之間義當勝恩在父子夫婦之際恩當勝義臣反復思之殿
下今日事三殿之孝即元子他日之誠也 殿下今日纘列聖之治
即元子他日之業也他日春宮正位執樓視膳元子定有惻怛之
心 殿下寧無後悔之念伏望亟命攸司迎入別殿供奉守衛
一從推宜天理復全輿情胥悅彝倫幸甚宗社幸甚 論喪制疏
許金 臣聞周之太姒賛文王成二南之化以至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其
功德可謂盛矣而武王周公之治喪不聞有加殺若歟然而孔子
稱武王周公爲達孝何哉誠以先王制禮不可過也古之制禮者

莫若周公孔子後有如周公孔子者復起猶不敢易而况下於周
公孔子者敢輕議先王萬世不易之禮而變更之耶臣竊惟貞
熹王后當國家危疑之際首建大策權同聽斷保佑又安功在
社稷而 殿下悲傷念慕出於至誠以群臣服朞之典爲歉欲從
三年之制以擬於大王焉臣職忝侍從其於貞熹保佑之功與天
殿下念慕之誠固已窺其萬一矣臣雖無狀亦豈以朞年之服
爲足於心歟然君親之恩罔極臣子之情無窮爲循無窮之情欲
報罔極之恩則服喪之期未知其終故先王酌人情而立其中制
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而天下後世不敢有所踰越
故伯魚於出母之喪當朞而哭孔子非之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

而不除孔子亦非之豈不以禮盡則已不可加也耶然則以后而
從王制非先王制禮之意也議者曰禮緣人情或有從權適變
之時又曰母后聽政出於非常則喪制亦不可局於常制至以祖
功宗德文武世室百世不遷之說傅會之臣竊惑焉臣聞權即
經也先王所制禮法常久當行者經也先王所未制適變而處之
當者權也安有反先王所已制萬世不易之禮以為權者乎其
在宋朝母后聽政非一其尤卓然者曰曹曰高當時之臣有若
韓琦司馬光呂大防范純仁輩堂堂立朝而喪制之變寂無聞
焉而當時無異議後世無貶辭何也先王酌其輕重制為三年
朞功緦之服以隆殺之若可以緦為不足而服功之服以朞為不足

而服三年之服則其勢必有以三年爲不足者矣臣不識以三年爲
不足者當服幾年議者若曰女王聽政有君道焉喪服之制
自可同於大王則末流之弊將至於武氏七廟而後已其爲害可
勝道哉伏願 殿下留心焉
議大行廟號改○崔溥
謹按周公作謚法合天
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大謚者行之迹也名一易則百世不改議君
父之謚而其可易爲乎哉 大行王在 二十六年間聖德神化
洽于民心所謂爲人君止於仁誠無間然矣以仁上號允孚於實
此非臣等之私言乃一國之公議也今議謚大臣當庶摭古典
博採衆論覃思硏究務協實德可也顧乃執偏見違公議務
勝於人穿鑿附會辨則辨矣豈臣子稱揚君父之義乎今議

者引謚法釋成字而曰惇厖淳固仁之體也安民立政仁之事也
民和臣福仁之效也臣等謂謚法固不可一字而包數義也勤
學好問之文不得兼經天緯地之文剛强直理之武不得兼克定
禍亂之武則安民立政之成亦豈得兼此數義乎且曰仁之體仁
之事仁之效無稽甚矣此非附會而何議云成則集衆善而
言孔子之集大成是也臣等謂集大成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
一大成也若無集大二字則成乃樂之一終安得謂之集衆善乎
議云仁只是四德之一臣等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在四德爲元而
包亨與利貞在四時爲春而包夏與秋冬在人爲仁而包禮與義
智故朱子以謂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别安得

以仁為只是四德之一乎議云貴賢親曰仁此指仁之一事而言豈得与成字比乎臣等按謚法施仁服義曰仁此則錯舉四德而言所包者廣矣捨此不稱而反謂仁不及成字何耶議云我國至誠事大無有僭擬至於廟號獨犯皇帝之謚可乎臣等以謂歷世無窮而謚名有限故周有文王而列國有魯文晉文衛文蔡文焉有武王而有魯武晉武衛武蔡武焉有成王而有魯成晉成衛成蔡成焉至於康昭穆宣亦皆不避魯晉衛蔡以周室同姓居中國之地奉一王之法而猶不嫌天子之謚況我國乎且今 皇明高皇帝之考曰仁祖而洪熙廟號謂之仁宗皇朝亦不避祖宗之號況我國乎議云開基之主謂之太祖繼太祖

者謂之太宗歷代通稱非私號也臣等以為漢唐以来開基之主或稱太祖或稱高祖而繼世之主有功德則稱太宗無功德則不得稱太宗果如議者之言則漢惠晉惠當稱太宗而俱不稱焉謂之歷代通稱可乎今方 殿下嗣服之初 時任府之望專在大臣而當國大議強辨飾非執拗不回大臣之道固若是乎臣等職在論思不容不辨敢此陳瀆伏惟 殿下採納焉

文

命班獒文之事查報

角毛有文槃瓠之孫乎角捷而慧烏龍之裔乎鈴蹄而添喙舒節而急出筋忠主之誠可愛守門之任斯存余是以嘉乃猛愛乃意育之於家以窺以飼汝雖賤畜斗精所寄其靈且智物孰類

而主人有命汝宜竦耳吠嘗無節人不懼齧不擇人禍之始有岌
岌戴進賢三梁言言挾華軿兩廂帶櫑具佩水蒼騶哄塡坊鏘鏘
琅琅而來者則汝勿吠有高文大冊不可稽滯聖慮念臣僕可奉
制急還內豎徵王人諸天陛者至則雖夜汝勿吠有飣腶盤腩
無脆影彩餾樽醴壺醂饋先生行束脩者至則汝勿吠有衣縫掖
挾緗帙欲與主人橫訊直質踷駮難詰者林林而至則汝勿吠
所可吠且齧者亦聽於吾覘實虛乘不虞穴墻墉窺室廬謀
攫金規竊鈇者則汝速吠速齧勿徐其或外脂柔內鉗忌偵人
是非潛毒隱刺者突梯嚅呐而至則汝吠可也有老覡淫巫瞪視
橫眄舞幻引惱以詿以眩者款扉而求見則汝齧之可也有黠

鬼妖魑緣隙以窺伺黑而欺則汝吠而逐之可也有伏狸碩鼠
鑽墻以處廁匽睥睨則汝齧而殪之可也槖有肉毋盜懸有
湆毋舐毋登堂毋撥地毋離門毋嗜腥生雞則惟橋惟獰豹屠
蝙尾以及于主人之孫子宜矣嗚呼汝若敬聽吾言佩以周旋于
歲之後主人登仙飲汝以藥舁而上天孰曰不然敬聽敬聽毋忽
焉。明鼠文。余家素不畜貓故羣鼠橫恣於是疾而呪之 惟人之宅寫媪作尊挾而捕之各
有司存司烹飪者赤腳司厮牧者崐崙下至六畜職各區分焉
因代勞載驅載馳牛司引重或耕于菑雞以鳴司晨犬以吠司門
咸以所職惟汪家是裨問之衆鼠爾有何司孰以汝為畜誕何產
而滋穿窬盜竊犄角彼知凡曰寇盜自外來思汝何處于內反

害主家為多作戶竇側入旁出伺晴狂躁終夜窣窣寢益横
逸公行白日自房歸廚自堂徂室凡獻供之具与事神之物
汝輙先嘗蔑神無供以飫穴竪善入無櫝以常穿突烟生隈
曲飲食之是盗汝亦營口腹何故嚙衣裳斥破不成服何故齕
絲頭使不就羅縠制甬者猫我豈不畜性本于慈不忍加毒
啖不德我弃突抵觸甬喻甬繼且悔疾走避我屋不然放狸猫一
日屠甬族猫吻塗甬膏猫腹葬甬肉雖欲復活命不可贖速
去速去急急如律令（駆詞魔文効退之送窮文）夫累土而出崇曰丘陵豬水而
潴曰溝井其或木也石也屋宇也墻壁也是皆天地間無情之
物鬼或憑焉騁怪見妖則人莫不疾而忌之且呪且駆甚者夷

丘陵塞滿井斬木椎石壞屋滅墻而後已人猶是焉厥初質樸無文淳厚正直及溺之於詩妖其說惟其辭舞物眩人可駭也此非他妖職魔之由吾以是敢數其罪而驅之曰人始之生鴻荒樸昧不賁不華猶花未萼錮聰塗明猶穀未鑿孰闢其門以挺厥鑰魔甫來闖　然此詫耀世眩人或鬆或臒舞幻騁奇斅屑翕霍或娟而　筋柔骨弱或震而聳風飈浪擺世不甬壯炯踊炯躍人不汝切炯務刻削是汝之罪一也地尚乎靜天難可名曾乎造化疇若神明沌沌而漠渾渾而冥機闞闃邃且鐍且扃汝不是思偵深諜靈發洩幾微搪突不停出脅兮月病穿心兮天驚神為之不念天為之不平以汝之技薄

人之生是汝之罪二也雲霞之英月露之粹虫魚之奇鳥獸之異与
天芥抽萼數草木花卉千態萬貌繁天處地汝取之無愧十
不一棄一賸一吟雜然並至攢羅戢孴無有窮已汝之不廉天
地所忌是汝之罪三也遇敵即攻胡礮胡壘有喜於人不衰而貴
有慍於人不刃而刺爾柄何鉞惟戰伐是恣爾操何權惟賞罰
是肆爾非肉食謀及國事爾非侏儒嘲弄萬類施施而夸挺
挺自異孰不猜余孰不憎爾是汝之罪四也汝着於人如病如瘦
體垢頭蓬鬢童形腊苦人之聲瞶人之顴耗人之精神剝人之
胃腸惟患之媒惟和之賊是汝之罪五也負此五罪胡憑人爲
憑於陳思淩兄以馳豆泣釜中果困于箕憑於李白篏作顛

狂捉月而去江水茫茫憑於杜甫粮殞行藏羈離出抑家死
耒陽憑於李賀誕幻恠奇才不偶世夭死甚宜憑於夢得識
詆權近偃蹇落拓卒躓不振憑於子厚鼓動禍機謫柳不返誰
其為悲嗟乎尒魔尒形何乎歷誤幾人又鍾於吾自汝之来萬
狀崎嶇恍然如忘戇然如愚如瘖如聵形熱跡拘不知飢渴之
逼體不覺寒暑之侵膚婢怠莫詰奴頑罔圖園蕪不薙屋庸
不扶窮鬼之来亦汝之呼傲貴凌富放与慢俱言高不避面強不
媮着色易惑當酒益癈是實汝使豈余心欲佶佶吠恠寔繁
有徒我以疾汝且呪且驅汝不速遁搜汝以誅是夕瘦臥而枕上騷
窣然有聲若色袖文裳而煌煌者即而告余曰甚矣子之試我

也斥我也何疾我之如斯我雖魔之微亦上帝所知始汝之生帝遣我以隨汝孩而亦亦潛宅而不離汝童而非竊竊以窺汝壯而憤奮奮以追雄子以氣饑子以辭場屋較藝連年中之欺天動地名聲四飛列侯貴戚瞻望風姿是則我之補汝不薄天之賚汝不貲惟口之出惟身之持惟色之適惟酒之歸是各有使非吾所尸子胡不慎以狂以癡實子之咎非余之疵居士於是今非昔局縮忸怩磬折以拜遜之爲師○

斥邪氣文 ○李詹

嘗聞鬼神之德正而已矣天地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以照臨四時之所以錯行以至人物之所以蕃息草木之所以榮悴皆由正氣之流行也所謂邪氣者果何自而生哉三代以後世衰駁漓民怨神怒感傷和氣遂成疹疾傷人不意

使之疼痛吾不知其極也今也君臣百僚布之政刑有功者賞有罪者罰使斯民允迪天彝咸躋壽域邪氣之放今世顧何從而生也甚若名山大川流祥降祐有益國家者則載在祀典不可欺罔豈汝曹之所可擬倫也哉里閈之間愚夫愚婦無知妄作傷汝之氣便竭盤巫耗盡貲財傾家後已是宜得罪於名山大川投之蒼茫之外而不在天地之間也三月初吉天氣甚陰江氣嶂祲旦帶西方乃能乘吾虛弱傷吾腰背余既知之而迄今不治者將以徧觀汝惡而戮之也余少學聖人之道既通幽明之理則汝豈敢欺我哉余嘗從事王朝位至正二品既為人民之望則汝豈敢賤我哉余今高尚志慮慕得夷齊之樂汝豈敢辱我哉然而倏來

候去衣寒而神欺罔君子亦獨何心昔蒼頡制字而鬼神夜哭退之謔瘧而瘧不得犯皆畏其為文而効之也周公之多才多藝能事鬼神若以聖人與天地合其吉凶故爾所謂鬼神者亦天地之性情爾是知邪氣固不容於周公之世也詩云為鬼為蜮則不可得吾未之信也夫鬼雖無聲與影其理甚明人所共知知其理則得其情也得其情則得其鬼也易曰載鬼一車言其理之言得近也汝之理與情余既得而知之則汝亦反見捕於余矣汝也不敢欺且賤辱也於我之知汝亦無有遁情則耳去我而之遠也我今既飲且食汝矣汝其毋或顧慮焉○○

謝魑魅文　鄭道傳

會津多大山茂林僻近於海曠無人居嵐蒸瘴泄易陰以雨其山海陰虛之氣草木土石之

精薰染融結化而為魑魅魍魎非人非鬼非幽非明亦一物也鄭先生獨坐一室晝永無人或時投策出門負手遊觀則山川糾紛草木相接天陰野暝滿目蕭然陰氣中人支體沉困於是還入其室煩鬱憒眊倦極就睡低頭瞑目若寐非寐向之所謂魑魅魍魎之屬相与揄揶嘎嚶往來數翕有若喜者有若悲者有若笑者以跳踉衝冒偃仆蕩倚先生厭其煩聒又惡不祥舉手驅去去而復來不勝其怒高聲大叫則忽然而覺固以形消跡滅廓爾無物先生神悸氣懾如有所喪久而後定凝神靜慮肅氣細息假寐而坐復有其物援朋引類累累而至若前所為先生曰爾陰物与我不同類曷為而來且爾曷為而悲曷為而喜

笑乎語訖若有進而言者曰通都顯邑第宅相望冠蓋日遊
人之所居也幽陰之墟荒絶之野魑魅之所滋也子来即我身非
我即子也何以去我子不量力觸諱犯忌見黜明時茲非可笑歟
力学篤志極行直遂終罹禍譴無跡自明亦可悲已伏陰處幽
世莫我知而子之学鉤深探賾無微不窮而得相從於荒陬窮
壤之中是則可喜也且子不得遇於平人見放在遠過子者目動
語子者心怵皆搖手却立掉臂背行惟我等喜子之来与之
從遊今以非類斥之舍我其誰与為友哉先生於是愧其言且厚
其意謝以文辭曰山之阿兮海之陬天氣霪陰兮草木以幽蘊無
人以獨居兮舍爾吾誰与遊朝出從兮夕共處或歌以和兮春

澳秋既違時而棄世兮曷又何求遲遲草莽兮聊与爾優遊〇

哭潘南先生文並序

噫乎先生乎先生之生也人疑之先生之死也人益疑之俗貿利口其巧如簧時尚詭隨其柔如韋先生不然簡默無言先生守正不与時推移小人以此疑先生為訥為魯簡貿附勢無人不是利祿所在舉世爭趨先生不然寧餓死溝壑而吾不苟得寧終身卑賤而吾不妄求以此為善雖在傭丐之微好之如芝蘭彼為惡雖在趙孟之勢疾之如仇讎小人以此疑先生為迂為妄當其死也人皆畏死而重生蒙恥冒辱迸出哀鳴先生不然吾義之安於死也寧觸虎狼之口吾不負義以求活也吾身可殺也吾道不可屈也小人以此疑先生之戇也君子則曰先生之有道也可以

尊王庇民而不得行於世先生之有學也可以貫穿古今而不得信於人義色凜然而群小以慍忠言直切而上不以聞以此疑先生命之戾而時之屯也先生之為善也可以福祿永終而不得享其壽可以遺慶後嗣而不得保其身以此疑先生之不幸也余則以為彼之疑皆非也皆不知先生者也道之行不行時也死生禍福非在器者也先生於此將何為哉行吾義而已矣先生之生也吾信之先生之死也吾益信之先生不與貪鄙者同貴不與姦佞者同生則其死乃所以保其身其不貴乃所以為榮也而又何疑乎然則何哭乎哭斯民之不被先生之澤也哭吾道之無所託也哭吾輩之無所取則也非哭死也為生者哭也哭曰嗚呼先生今已而

已而丁時不淑兮人莫我知閔時世之嶮巇兮不忍默〻以無言曾
微軀之幾何兮橫抑河海之狂奔遭漂溺而莫救兮竟隕其生
人以此識先生兮卒得狂名我苟得其所兮中心孔寧惟賢達
之卓軌兮亮愚昧之難明吾輩負義以偷活兮徒遑〻其疇
依嗟面目之有靦兮內包羞而懷悲嗚呼九原如可作兮惟吾先生
之与歸乙以謝白鷗矣以鄭吾古今詠物詩人墨客皆假其鷗以況其閒適之
趣飄逸之態姑舉大家而言之如老杜集中可見已余從朴伏波
乘槎舟遵海而南則鷗之翔集每於泊船之濱休師之次其為
鳥也不浴而白不染而　其精神態度漠然如浮雲之無心可遠觀
而不可以褻也既久而熟視之其所以近舟者惟飲啄是求焉耳何以

言之凡仰于樓船者有漁者有獵者其鳥獸魚鼈鱗甲肝腸
皆得而食之故也遂悲不屑其所為甚為禽獸之失身者蓋爲
稻粱謀也於是從武夫索彈丸欲射之以觀其狀鳥自余得彈丸
而有之鷗亦不敢近船意者其知幾乎語有之曰色斯舉矣翔而
後集鷗之謂矣余然後知詩人墨客之播詠於詩而有所取也嗚呼
世之貪利祿饕食富貴者觸刑辟而不知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作文以
謝之其辭曰鳥有鷗兮白於雲浸浩蕩兮難乎馴色斯舉兮遊
翔繳角之生兮知幾其神哉且愧兮棄彈丸莫往來兮心憬憬世
之人兮咲中有刀捨白鷗兮吾誰與行刹蒼蠅之滿天地兮我衰孰
明飄飄江海兮終與爾同盟○文○金評 壽康宮上樑 周宣考室雅歌君子

之寧衛文營宮詩紀周人之美惟宮室之修建覩時運之亟隆
恭惟我 太祖應天順人深仁積德化家爲國握乾元之貞符建
邦定都據坤靈之正位既作室之底法乃鳩工而僝功爰始爰謀
草創蓋勿暇之計肯堂肯構善繼在弗棄其基久莫能修時
蓋有待方國家閒暇之日而明良巡康之時苟不畫影新之規
何以表恭平之盛宸衷獨斷衆謀僉同于以相陰陽之宜抑
亦得時日之吉經始勿亟來庶民而爭趨佚道不勞連百堵而皆
作規矩繩墨斧斤刀鋸以佐其藝樽櫨侏儒椳闑居楔之得
其宜仰稽羲經取上棟下宇之象遠陋漢武侈千門萬戶之名
雖因舊而謀新復光前而掩後丹楹刻桷商豐約而折中遂

康髙堂知等级之異制重威非因於壯麗昭俭可期乎久長
大廈迄成脩梁乃舉敢揚萬口之歡謳聊薦六方之嘉頌兒郎
偉抛梁東萬姓欣瞻瑞日紅大廈即今高突兀願言恩庇与民
同抛梁南丶山佳氣正相涵五絃彈罷薰風操側席還應晝接
三抛梁西危構平看華岳低化被流沙功業盛重華文命不難
齊抛梁北斗魁錯落環宸極威聲遠及雁門關戍卒閒眠鼙鼓
息抛梁上旭日干雲髙百丈已將馨德格皇天丶上台階平而
而抛梁下祥風吹拂鴛央尾繼羆吉夢已先呈燕雀徽誠應共
賀伏願上樑之後神明幽贊福祿來綏正基措盤石之安洪業
繫苞桑之固耕田鑿井囿群生於康衢之中航海梯山朝萬

國於明堂之上千倉萬箱之充牣三革五兵之寢消紀綱四方
本支百世。鳳鳴樓重修上樑文。表沁沝虎踞龍盤晉陽擅形勝之最翬飛
鳥革鳳鳴專家館之前實東方之名樓當南紀之勝地嗟今
日樑棟之將圮緣累世風雨之所漂久莫能修理將有待恭惟
牧使閤下鸞鳳美質珪璋令望處官事如家視民物猶子
百廢俱舉營東軒既云奐輪三年有成顧南樓尚角漫漶命
工師而趍事仍舊址而重新經之營之衆工爭聽斧彼鉅彼高
矣美矣一樓將成巍然翼然殆非旲月而嘲風亦豈玩歲而愒日
將以迎使介宣暢鬱湮又欲慰主人導迎清曠攄幽發耨交
相贊則宜道益懋而行益高亂慮滯志無所容然后事乃成

而理乃逢載消吉日將舉脩樑厦既垂成致燕雀之相賀樂
將交奏如鳳凰之來儀致和之期自今以始兒郎偉抛梁東
鷄唱扶桑曉日紅太守行春聞喝道一番時雨慰三農抛梁
南水色山光共蔚藍矗石清遊擅奇絶相望華構執鞭〻抛梁
西遠挹蟠津智異齊鶴洞仙人來獻壽碧梧應有鳳來棲抛梁
北海邦黎庶安耕鑿遥瞻一髮是華山瑞靄葱〻連紫極抛梁
上魚躍鳶飛迷俯仰萬戶炊烟上梁雲分明盡出治平象抛梁
下簪纓世胄足聲價鳳山鍾秀出吳村維岳生甫惟周雅伏願
上樑之後鬼神共秉守護風雨不動如山遊於斯息於斯高明
之具永建瞻如也奐如也敞豁之適既俱水增麗山增奇賓旅

咸喜登覧風更清月更朗神仙亦愛樓居三光金而雨暘時五穀熟而人民育。

（舉高麗門下注書吉先生文。孫舜孝）

自古忠臣義士不幸生於昏亂之朝革命之際或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者有之或委棄爵祿抗節不仕者有之雖所安之不同其所以明人臣之大節立萬代之綱常其致一也是故伯夷叔齊食西山之薇終身窮餓而為商家之忠臣龔勝陶潛退歸田里不應徵召而為漢晋之忠臣豈不以慷慨赴死易而從容就義難耶先生、於麗運之末策名為吏飄纓紆組見朝廷濁亂國命將絶而翩然匹馬歸臥鄉谷遯世無悶及真主受命萬化一新搜羅賢俊欲共天職以禮見召而數陳大義貢章闕下終遂不臣之志其見識之明則不讓於申

屠蟠而不事二姓之忠當与夷齊䄬陶同垂於千載之下矣嗚呼周德至盛矣華陽歸馬之後不聞有首陽之聘先生々有聘召之榮沒有褒贈之典錄用子孫立祠祀之豈非我朝之德因先生而益隆先生之節因我朝而益光也耶崇德象賢之美終始出處之正皆足以垂範萬世矣余以無似素仰高風今者承 命持節是邦思欲敦民風而扶世教盡臣職而報 聖明雖匹夫匹婦之微如有一行之可觀者必歆慕而加敬況卓々如先生者哉拜瞻祠下髣髴儀刑唯烏山洛水之如昨念先生兮安在奠蕉黃而荔丹冀英靈之不昧也

祭亡妻淑人文 金宗直

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敢昭告于亡室曹氏淑人之靈嗟々淑人棄我何亟百年之約三分纔一廿年伉

偎一朝西訣追惟往事炯寧忍說嗚呼哀哉君生名族配我儒素
柔淑寬慈中有尺度祇順先妣睨益和裕先妣每云吾婦可慕
我姊我妹雖然相護娣姒之間一無或忤鄉里親戚孰偏好惡
德何克全壽何不具嗚呼哀哉我性鳩拙顧石屢匱君亦安貧
不事贏利菲食惡衣始終罔異如值賓祭儀物必備君調醎
酸蘋藿亦美五噫孟光梁案翟氏君實似之我所深倚方謀
休官採山釣水白首相依以保餘齒茲計幾就炯還至此嗚呼哀
哉君之生世艱厄重仍及歸于我休咎輪轍歡不滿眼得禍尤弘
兩更三年罷勉嘗蒸我蔑聞道歹兒侵淩二女五男相踵魂升
君以摧裂夙痾轉增嗚呼哀哉昔君得疾實因解瘓風邪

血毒于中旋轉十年脹藥積聚銷蒴庶幾平善遽致因循治療
不勉竟以此終令我慚靦嗚呼哀哉君之嚴君康強在堂良辰佳
節誰有酒觴君之兩女少者在房他日于歸誰辦其裝君之諸弟
砦聞俱良藥須煮粥誰為而嘗奴婢滿庭失廕悵悵左右使嗄
誰其主張新築屋廬有園有塘君不留居誰與周章嗚呼哀
哉寂寞西窗君其在茲衣衾盥櫛象君平時飲食供具亦且
隨宜君昔劬勞終無一見執喪者誰嗚呼已而我欲辭疾為脹
杖期諳家 上眷賜藥以醫難奪 恩命將赴京師君之襄事
吾將遄歸幽明無間當知我悲嗚呼哀哉○○金馹孫 嗚呼吾兄
乎汝今捨我而亡耶吾猶未信其亡豈其哀過而狂耶有母在

堂有姊俱存有兄廉監有弟在傍甯獨去此而何歸將去此而之彼所親有重於此耶何平日骨肉之愛今日棄之如弊屣也惠妾悲啼奴僕群號諸姪泣血親朋来哭甯獨不聞僵卧而不起何厭世之喧聒一至此極耶嗚呼其夢耶昨日言言昨日嬉嬉一日不言不笑而頹然莫覺言不通其志病不喻其證藥不知其辟灰不知其痛使我抱無涯之慟天乎天乎此忍將崩下民孔多在兄何憎顏回短命而原思長貧姜詩出妻而東野無兒人生窮獨孰加於茲嗚呼兄乎我慟其有知耶其無知耶猶恐冥其然寞其然我知兄之死而兄不知我之生耶嗚呼痛哉死而無精靈則長已矣如兄精靈則必自知我之情既以為

有知也則曷不於此抒我情以丁亥吾年後兄九歲兄学既通
吾尚癡童兄之早歲孝友出於天性其心未嘗不追古人為同
念家貧而親老惜光陰而悲嘆常以警余之慵時節飲食
必躬爨以進於親得親之嘗然後始足其　凡應對左右必
承親而無違吾志学兄而無不為稍知事親之方當如斯也於歲
庚子同歷禮闈立揚無期望斷京師魚稌江鄉自足以資遂奉
爺孃踰嶺南馳上閔親衰下念己私青燈旅館白雪關山相對
輒悲有淚潸潸既抵桑鄉父老爭迎斗酒伏臘比隣相經歌
呼嗚嗚亦足卒歲而忽憂以志養志頤白面而反著攻苦山房
尚憐寡聞屢笈注尋佔畢窮門函丈數月遂知向方自此以

来動必相携未嘗一日離也雖名天倫實同昵朋到處相磨
詩禮恭徽嗚呼已矣兄平日不以患失為心撫一世而長吁今在
何方而俯視塵埃中鄙夫也母昔有疾念余之幼托余於兄兄對
以保無寒飢也當時遊学手中之線注注不給兄常解衣以覆
我肌也余臨歳睆又拙生謀且寒且飢將復何所依也伯氏早
年頗不拘羈母常憂兄之純明曰吾死將享於海云山豈知今日
母反設祭以招兄魂也我初娶妻至自忠清喜我有室並抱離
情交足夜話鷄叫五更請母以良田美僕与我而自取其莨且愚
者以行壬寅之冬同我雪螢對策大庭擢第一人余忘余屈喜
兄之伸一朝聲輝上達楓宸白衣引見手分 御羞美饌璽共甲千

乗爲傾公卿宰相孰不肯榮兄體失和夙患負薪命不能駕
頗害精神與歸私第憂之深夜半醫來副以綸音問疾加
藥草澤驚心相對燈前感淚霑襟未幾父歿痛毒三年哀毀
骨立兄病始纏服闋俄頃歷官三遷其年丙午余亦登廷兄弟
三人人比三珠爲養不屑乃乞一縣竟坐踈曠在縣乃殿亦不介
懷浪迹林泉余亦棄官從以蹁躚細雨前溪網飛銀鮮蘆落花
春山雌雄角鷹用以奉養亦無不給溪堂已完松竹已長
優哉游哉居終母養不仕在側悠悠碌碌比我人遐壽而厚祿吾
兄之清虛與物無競宜任其自適者而反困十年之郎又折三十六
年之浮生使吾不得永共被之樂也夢耶初疑世之暴卒者注

往復趣故既絶数日猶有望焉今四體已戢于一木我呼兄
不聞兄呼我不聞此生永与兄相属也他生又未可卜其相從則
天地無窮宇宙空濶而已吾從数日来如狂如癡人間萬事都
不了了便奉兄骨歸葬先塋不復仕進以畢餘生苐慮倚門
鶴髪佇看遊子之至而忽見素輤之返驚怛失聲因致不測
恐兄平生孝親之願死而重不孝之跡也兄其有知必不瞑目李
舅勸吾祔兄於龍仁外家之兆吾思之亦有理延陵季子之子死
於齊葬於嬴博而曰骨肉歸于土魂氣無不之也兄之骨肉雖葬於
彼魂氣當遊於故鄉而得与先祖相追也兄其安之乎然吾不敢
為兄決願兄之精霊未昧入我夢而相告也又願遊魂時入我夢

而莫入母之夢重母之寤擗也嗚呼人生上壽者百年其餘多不
及六七十吾今年廿九其在人間又幾春秋耶黃粱未熟一世悠
悠天地有窮草木無愁兄於中年迷其常性喜飲酒自放頗失母
志吾常誦貫門遺慈之詩而切責兄其記憶乎當時所以戒酒
者使兄去戕生之物延數歲之命以後老母卒也豈知此恨更長
於今日乎今日酹甫一爵而亦不可得言之至此長慟欲絶〇

祭金仁老文〇

維某年月日高靈朴某謹以清酌蔬果之奠祭于亡友某之靈
回始我幼時寡陋而家不甚遠長者在儕輩中往往有聞仁老之
名及遊儒庠所聞益驚心竊願交而不一逢寤寐思之有辭於
胄丙辰之第裒然首擘指屈華藹如達于王所余亦旅進隨君

之後望見其貌知德之厚卿士大夫凡在搢紳翕翕稱道咸曰斯
人可試以劇亦處以雅無往不可何取何捨擢于郎署付史翰
或筆或舌有條有貫翰林諸公縮手享成置之玉堂衆莫
與爭余時忝竊爲君下僚其氣方銳強聒囂囂人或吾嗔惛
不自省君獨肯許我助我警衆懷有疑於君爲證群議方紛
一辭而定進必危言袖盈諫草豈無他人與我同好同對于吏唯
一無貳楷奉在身慷慨抗志中夜相就握手語心吾忠不昧
天聽孔臨我遂譴罷君亦左移我寓中原君朝京師追寄一
句鴨江之涘君還之日余同安李交重過君月色在門萬里之興
一笑而論是冬十月前望一夕更約擇之佩酒往適擇之病卻余亦

致意獨酌有詩恨不相示其後通之新命于廷饒虎僑居与君
對局携李夜和君來杖蔡君呼我醸我亦有樽乃故人偶偕今
夜最樂秉燭痛飲安用杯杓余醉鼾睡君戒鷄鳴豈以私
廢臺中之評一歎雲散徂春不見余遭家患悲憂展轉四月
維夏侍身唯已扶護妻喪奔走百里乞銘於南其文崛奇擇
之詳我倩寫燒菴尾君時抱病強起操管冥冥九原庶解究憾
襄事而返君疾未瘥屢以病告朝莫肯還君在烏臺紀綱不
亂陛前讜諤左右驚嘆斯人雖病寧投外職優遊調護尚
冀翰墨廷論取歸上恩殊異居寵若驚如奇失望我往候
君七月之初步履雖艱精神自如念子方壯勿藥有喜寧知

旬日遷判生死始聞凶訃疑非實語徑赴容齋相對慟楚嗟君平日不事贏餘姿廬數楹妻孥与居家無位倚門之病中心非安曾莫必憂衆離依〻發婦子〻載念後事枯腸從裂天道与善蓋非其然獨於吾輩何酷斯偏粹甚之顏溫然之談耳若相盈眼若相參究結於懷想發於夢一盃酹魂已焉號慟嗚呼哀哉